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22

南石文琇禪師語錄

(門人) 宗謐・妙門・復初・廷璨・良玓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22-A
  - No. 1422-B 徑山南石和尚語錄序
  - 南石和尚語錄目錄
  - 住蘇州府普門禪寺
  - 住靈巖報國永祚禪寺
  - 住蘇州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
  - 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 頌古
    - 世尊初生下時
    - 疎山造塔
    - 德山托鉢
    - 雲門云世界恁麼廣濶為甚麼鍾聲披七條
    -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 世尊拈花
    - 國師三喚侍者
    - 溈山有句無句
    -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 黃蘗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 臨濟坐次麻谷問
    - 趙州使得十二時
    - 趙州從殿上過
    - 青州布衫
    - 僧辭趙州
    - 趙州問僧甚處來
    - 百丈野狐
    - 甘贄設粥
    - 興化打克賓
    - 興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
    -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 溈山三種生
  - 舉古
  - 拈古

- 佛祖讚
  - 釋迦出山相
  - 觀世音菩薩
  - 草衣文殊
  - 達磨
  - 寒山拾得
  - 朝陽對月
  - 九祖伏馱蜜多為劉仲傑讚
  - 布袋
  - 政禪師
  - 白侍郎參鳥窠
  - 靈雲
  - 藥山同李長者共幔
  - 慈明
  - 明覺
  - 羅漢奕棊圖
- 偈頌上
  - 送瑛白石住穹窿
  - 贈善住道人誦法華
  - 次天界全室和尚韻贈來藏主
  - 送萬壽忻侍者
  - 賀益仲虐住江陰光孝
  - 送恭上人參萬壽瑩中禪師
  - 送萬壽茂知客
  - 客中有懷寄留止菴法弟
  - 寄中竺幻居禪師
  - 禪牀歌
  - 次韻松下一首答蘗菴
  - 古禪歌追次休居和尚韻
  - 寄靈隱空叟和尚
  - 草菴贈錢居士
  - 次韻答虎丘滅宗和尚
  - 示徒弟海長老
  - 樂善室贈陳均錫
  - 次天序和尚韻贈滋維那
  - 次虎丘無說和尚韻贈通藏主
  - 月海贈楊居士
  - 送思藏主

- 送遠藏主
- 次韻贈徑山海藏主
- 示鎧維那
- 示謐侍者
- 送彧藏主
- 示玓侍者
- 示律侍者
- 送璨維那
- 示任藏主
- 次韻送妙藏主遊方後歸省慶壽獨菴和尚
- 示趣侍者
- 送里侍者
- 送妙侍者之　京
- 送真侍者
- 送湧藏主
- 送蕢維那
- 送璞侍者
- 送解空律師歸錢唐
- 送門侍者之徑山
- 錢氏廉貞刊圓覺疏板薦父母請題其後
- 送訓蒙菴住諸暨寶林
- 次蘧菴和尚韻示徐福遠
- 次韻送天界田藏主
- 送深維那
- 送雨知客
- 送閑藏主
- 示路侍者
- 送瑟侍者
- 送性藏主
- 贈聰藏主
- 示學藏主
- 送地藏主
- 示春藏主
- 次佛幻法兄和尚韻示周道祥居士
- 示繪藏主

◦ 偈頌中
- 洪武壬子夏予居虎丘記司山中諸名勝咸以偈見賀遂成一首奉答

- 賀萬壽中道行藏主
- 送僧受戒後還華亭
- 寄獨菴法兄兼呈西麓和尚
- 寄臥佛融室法師
- 送年藏主省母
- 賀蘧菴和尚住北禪
- 送福維那再參天全室和尚
- 次薦嚴蘭江和尚韻送夏正因東歸
- 次韻答前開原愚仲和尚
- 寄天寧顯雪心
- 借全室和尚韻悼華嚴瑩中和尚
- 次韻寄定山貞松石
- 寄一舟和尚
- 月波軒
- 送淨心源住崇恩
- 次韻答報本武菴和尚
- 用韻示別海居士童福宗
- 寄徑山敬中和尚
- 寄松隱唯菴和尚
- 悼靈谷隨菴法兄和尚
- 寄承天東堂野舟和尚求題先人道巖居士傳
- 次韻答天封密印宗和尚
- 送正維那
- 示興藏主
- 次韻答前崇聖性源和尚瑀書記禧藏主
- 示機藏主
- 送銘首座之杭
- 送澤維那
- 示崧維那
- 送紀維那
- 送楙維那
- 示播維那
- 示施了全居士
- 送熏維那
- 次韻答澱山仁默菴
- 送煥維那
- 示乳侍者
- 送玘藏主歸崇明

- 送信藏主之武林
- 送頓侍者
- 次光孝萍菴韻贈徑山嚴藏主
- 示湛侍者
- 示鑑藏主
- 示宣維那
- 示亶維那
- 示奎維那
- 悼示光震止菴
- 送洪維那
- 次韻賀萬壽象初禪師
- 悼呂 敬夫
- 次萬壽象初韻送旻藏主
- 血書楞嚴為胡覺性題
- 夜坐示謝玄機居士
- 送廸藏主
- 示英藏主
- 示進侍者
- 送初維那
- 送琇維那
- 示有維那
- 悼清塵外菴主
- 謝傅復初醫士
- 送述侍者
- 送善藏主
- 血書華嚴為壽寧安長老題
- 寄佛幻法兄和尚
- 次韻答前因聖玉坡禪師
- 贈天界習藏主
- 示昌維那
- 示初侍者
- 示俊侍者
- 次韻答前北禪照菴法兄和尚
- 謝管叔純書南嶽戒儀
- 為道日損次普慶振此宗韻
- 贈圓藏主
- 示奇侍者
- 示臻藏主

- 偈頌下
  - 佛誕
  - 石崖
  - 訪隹仲行
  - 贈虎丘喜藏主
  - 寄前永懷觀無我
  - 病中寄奐天章并諸名勝
  - 贈萬壽達首座
  - 贈嚴藏主
  - 送南維那
  - 心海
  - 禮應菴和尚遺像
  - 賀琛石隱住菴
  - 送戩履菴住宣城多寶
  - 行化途中偶作
  - 勉習三經
  - 看花示楊月軒
  - 寄盈藏主
  - 寄靈源講主
  - 江居自述寄元一宗
  - 江居雜言
  - 次韻答蘗菴
  - 次韻寄慧性泉
  - 次韻答法性海留別
  - 寄慶壽獨菴法兄
  - 送僧之徑山
  - 題血書楞嚴
  - 道山贈周道成
  - 次韻送盛藏主
  - 無鏡
  - 寄薦嚴蘊道微
  - 送有維那
  - 送茂維那
  - 塑三世佛化人念佛圖
  - 笑菴贈羅覺悟
  - 心鏡贈蔡妙靜
  - 化長明燈
  - 宗淵贈海維那

- 送疎山盟藏主
- 送皎禧二禪人禮峩眉
- 示甫維那
- 示高侍者
- 次韻答智門澤天霖
- 送虎丘南侍者之靈谷
- 析蘧菴和尚偈示吳淨完居士
- 示暹侍者
- 示鎰侍者
- 示縫人馬生
- 示實維那
- 送堅維那
- 寄法喜仁敬中
- 靜山
- 送萬壽宗侍者
- 化茶
- 示禧侍者
- 次韻答送祥簡菴和尚
- 送承天敷維那
- 宅心示中維那
- 送忻藏主
- 古石
- 明白菴首座鬍髮表矚結萬僧緣
- 病中偶成
- 示管叔純
- 禮法眼祖師塔
- 送悟長老住崇恩
- 贈髮生
- 山中懷古
- 次韻送靈隱秀藏主
- 送慈書記
- 寄陸覺海
- 贈沈伯祥
- 次韻答野雲講師
- 次韻答前薦嚴宗竺源
- 次韻答淨秋江西堂
- 示默藏主

◦ 法語

        - 示傳禪人
        - 示桂正真
        - 示潘正智
        - 示沈正行
        - 室中勘辨
    - 題跋
        - 北澗和尚墨跡為漸藏主題
        - 橫川和尚示濵侍者偈為舟絕海藏主題
        - 伯淵深法師心經義鏡
        - 危內翰宋太史送哲用明律師序後
        - 瓊禪人書雲峰小參語後
        - 束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 題溫日觀書大慧語寧謐中所藏
        - 題血書楞嚴經後胡本澄請
        - 題血書法華經
        - 題東山觀主克承傳後
        -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 題故女居士張氏悼偈卷後
        - 薩室西菴梅洲蒲室四尊宿墨蹟
        - 血書華嚴經
        - 血書法華經
    - 小佛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22-A

宗門一著子，惟貴眼正。殺活之機，如舟放狂浪中，縱橫自在；又如獅子王食獸，了無剩肉。若也悟處不真、 入處不正，未免傷風犯手，得不畏乎？法舟和尚向磬聲邊摸得些子，如龍得水，便興波作浪，活卓無依，應機撇脫，猶春風之在花柳，轉見新鮮。彼時雙髻峰安頓何國土中？不識曾見此老一面否？

徑山千指菴圓信跋

No. 1422-B 徑山南石和尚語錄序

余三十時，值元季繹騷，遯迹巖壑間，迺得參徑山愚菴及公，咨叩禪要。公以余性頗慧，不倦開發，命掌記。侍公左右三載，得嘗鼎臠而知其味矣。是時浙河東西禪林尊宿，如了菴欲、 楚石琦、 行中仁、 恕中愠、 了堂一、 木菴聰輩，提唱宗乘，若震雷掣電，人莫能測。於是諸大老道重天下，四方龍象奔走，雲臻而霧集，不異宏智、 妙喜、 真歇行道於宋紹興間也。余私喜之曰： 像季之世，何幸得見佛日之朗耀、 法雨之廣澤如此耶？不數十年，諸大老相繼入滅，禪林中寥寥然一無所聞。縱有一人半人號稱善知識者，惟務杜撰僻說，胡喝亂棒，誑嚇里夫巷婦，真野狐種類也。故識者之所哂，而不道祖翁命脉一髮而已，其可哀乎！間有俊傑之士，深伏草野而不肯出，慮世之涇渭不分，珠璧瓦礫之相混故也。如我南石和尚，儒釋兼備，宗說俱通，負超卓之才，懷奇偉之器。行中仁公住雲巖，得和尚，猶慈明之得黃龍也。後和尚出世，瓣香嗣公，葢不忘其所自爾。和尚初住蘇州普門，次靈巖，三遷主萬壽。未幾，退隱吳淞之上，日與山翁野老說無義語為樂，而大忘人世也。逮我聖天子即位以來， 詔天下儒釋道流之深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和尚應 詔而起，留京三年。書完，值國家建報恩大齋會，而和尚預焉。居無何，杭之徑山住持缺席，僧錄司公舉非南石和尚不可補處，於是和尚忻然遂行。登凌霄峰頂，握黑漆竹篦以驗方來，獅子哮吼，眾獸瘖伏，況野狐者哉？余茲喜祖道復興，如雲開睹孤月，四眾歡悅而讚歎莫及。和尚老且病，倦於人事，即引退，卜 地於寂照塔左，結廬以居，然而參學者亦肩摩接踵而至也。上首弟子寶華文楙長老錄和尚四會法語，裒為一帙，持來京師，乞余序其首。余以和尚得法於行中，公余參學於愚菴，二公同嗣元叟端禪師，余與和尚為法門昆季，敘不可得而辭也。和尚諱文琇，字南石，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此乃和尚之餘事，故略之矣。於戲！和尚所

說法語，圓轉混合，猶春之應物而不見其迹，此錄宜鋟梓以垂將來，作後學楷模也。雖然，同宗之士非具金剛眼睛者亦不能攬焉。是為序。

永樂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七日菩薩戒弟子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序

南石和尚語錄目錄

序
卷第一
蘇州府普門禪寺語錄
靈巖報國永祚禪寺語錄
蘇州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卷第二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頌古
舉古(一十四則)
拈古(一十三則)
佛祖讚
卷第三
偈頌(上中)
卷第四
偈頌(下)
法語
題跋
小佛事

No. 1422
南石和尚語錄卷一

門人　宗謐　妙門　等編

住蘇州府普門禪寺

洪武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入院。
山門盡大地，是箇普門境界，汝等諸人從這裏入。
佛殿佛身，無為不墮。諸數烏龜，稽首須彌柱。
諸山疏:　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良久，黃九河曲，水出崑崙。

江湖疏。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陞座祝　聖罷，僧出問：法筵已啟，法鼓已鳴，四眾雲臨，請師祝聖。師云：日月為天眼，須彌作壽山。僧云：世尊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云：一牛飲水，五馬不嘶。僧云：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云：好事不如無。師乃云：如來出世是擔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雲門、溈山、雪峰、玄沙、南泉、趙州，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這裏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為。
復舉：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岐云：湖南長老。師云：大小楊岐被這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
上堂，舉：林陽端禪師有僧夜參，陽云：阿誰？僧云：某甲。陽云：泉州沙糖，舶上檳榔。僧良久，陽云：會麼？僧云：不會。陽云：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林陽道：泉州沙糖，舶上檳榔。甚有本分手段。及乎道箇會麼？早已郎當不少，那堪更云：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只知一時嚼飯餧嬰兒，不覺旁觀者惡心。
上堂：學道人有二種病：一起凡情，被五蘊十八界使得七顛八倒；一生聖解，被三明八解脫、六度四無量驅入毒海，無有出頭時。直饒不起凡情、不生聖解，到衲僧門下亦未有喫棒分在。還知麼？穿楊箭裏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上堂：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寒山子來也，不審不審。
上堂。起心動念是妄，忘知泯見是妄，總不恁麼亦是妄。拈拄杖云：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上堂，舉：真淨和尚云：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恁麼說話猶欠悟在。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休於地上走，收足上蒲團。咄！
上堂：十方無異路，為什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為什麼桃華紅，李華白？良久：打破祖師關，總是自家底。
上堂。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且商量箇什麼？脚瘦草鞋寬，地肥茄子大。嫂嫂阿哥妻，師姑女人做。下座。

住靈巖報國永祚禪寺

洪武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入院。
佛殿，佛無去、來、應緣。即現展坐具，大眾莫言不見。
土地指土地云：妙通乾坤，回斡造化，總不出這些子。何故？滴酒落地，千神皆醉。
祖堂建立叢林，傳佛心要。赤脚穿皂靴，露頂戴蒂帽。
據室顛顛頇頇底，豈堪雕琢？縱有超然之作，且還我本道公驗來。
山門疏：一句是一句，渾不涉文采。信知家裏言，自然無內外。
江湖疏。古人道：千里同風。作麼生是同風句子？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指座。塵劫已來，常坐寶華王座。諸人若也不信，山僧起模畫樣去也。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非從天上降來，不是地中湧出。三世諸佛莫覓其蹤，天下衲僧難識其價。還有知得落處者麼？若也未知，奉為前住萬壽行中大和尚一爐焚却，未論報德酬恩，且要盡大地人咸知氣息。斂衣就座。萬壽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象龍圍繞，燈燭煒煌，一會靈山，儼然未散。還有共相證據者麼？無出問者。師乃云：正法眼藏，亘古亘今；般若真燈，照天照地。當陽無向背，直下絕承當。靈然獨露，透色透聲；廓爾現前，絕聞絕見。常在一切處，不為一切處所拘；非離一切時，不為一切時所攝。這裏見得，無迷無悟、非後非先，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假思惟，悉皆具足，建化法中，斯為可矣。若是衲僧門下，直須向百尺竿頭濶步、蟭螟眼裏藏身，娑婆擲去他方、妙喜拈來此土，不知承甚麼恩力得恁麼奇特？良久，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復舉：妙喜老祖以竹篦示眾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新靈巖今日開堂，不舉竹篦，亦不分背分觸，且道有何長處？萬壽和尚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當晚，小參。三間茅屋瓦溪頭，自意同盟有白鷗，今日又來峰頂坐，因緣時節豈人謀？所以，衲僧行履如孤雲出岫，忽彼忽此，動靜自繇，去來無相，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擊拂子：莫謂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復舉：圓悟和尚示眾云：古德道：結夏已十一日，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結夏已十一日，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即不然，結夏已十一日，燈籠露柱作麼生？若識得燈籠露柱，即識得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即識得寒山子。大眾！碎金鸞頭出五色髓，固是還他三大老之手；若是新靈巖，總無許多事。何故？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上堂。塵說剎說絕，覆藏無間歇。橫按杖，云：　會麼？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
端午，上堂。是處人家懸艾虎，靈巖但喫菖蒲茶，莫言淡薄無滋味，畢竟風流出當家。
前荊溪南嶽天錫和尚至，上堂，舉：　大顛通禪師因水空和尚來，顛把住坐具云：　不用通時暄，亦不用通來處。空云：　擬欲恁麼，又恐人情不足。顛放手云：　還足也未？空提起坐具云：　若通時暄，恐迷來處。顛云：　暫時相見也無妨。靈巖今日承前南嶽天錫和尚到來，通時暄了，便云：　從虎丘來，特為相賀。來處不迷，人情周足，諸人縱是不知，賴有露柱證明。
上堂：　盡大地是自己，草芥人畜何處安著？盡大地不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　靈巖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舉：　六祖大鑒禪師示眾云：　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草本不勞拈出。時荷澤神會出云：　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癡人面前不許說夢。祖乃打一棒，云：　這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性乎？賴有此語。祖復云：　此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知解宗徒，前箭猶輕後箭深。法眼益云：　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為宗，即荷澤是也，莫將鶴唳認作鶯啼。山僧恁麼批判，也是就地彈雀。若是眼目定動底，須別有出身一路始得。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外金風淅淅，特地打皷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眾：　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云：　長三尺。
解制，小參。祖師西來消息，頭頭顯露，處處昭彰。千日並照，不足喻其明；五嶽崢嶸，不足喻其大。虛空包不過，大地載不起。苟能直下會去，早成記劒刻舟；倘猶佇思停機，已是白雲萬里。更欲論臨濟三玄三要、洞山五位君臣、雲門胡餅、趙州喫茶，總是癡狂外邊走，須信其中無如是事。說妙說玄不可得，論實論權不可得，行棒行喝不可得，舉古舉今不可得，只此不可得亦不可得。雖然，恁麼也在我，不恁麼也在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如是，則說妙說玄也得，論實論權也得，行棒行喝也得，舉古舉今也得。終日說而無說，終日動而無動，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四月十五日結制，結無所結；七月十五日解制，解無所解。到這裏，便能回天關、轉地軸，揭翻大海、推倒須彌，滅老胡種族、斷衲僧命根。且道：　還當宗門中事也無？良久：　且待三日後別與諸公剖露。復舉：　雲門問僧云：　初秋夏末不觸平常，道將一句

來。僧無對，自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師云：曾為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洞庭七十一二峰，煙雲靄靄；太湖三萬六千頃，波浪滔滔。箭涇與涵空閣相對，琴臺與穹窿山相朝，日照幽巖，鵂啼古木。驀拈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法身？以拄杖指香卓，云：這箇是香卓，那箇是般若？於此見得明白，處處歸源，頭頭合轍；其或未然，靈巖拄杖子未肯分付你在。
光孝仲虛法弟禪師至，上堂：楊岐牽犁，九峰拽耙閒言語。道吾作舞，雪峰輥毬閒言語。光孝仲虛和尚則不然，凌霄峰頂碁盤石，攤向門前賣與人。誰道于今行市少，一番拈起一番新。且道靈巖又作麼生？卓拄杖，下座。

住蘇州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

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入寺。
山門法門廣大，到者方知。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佛殿。佛是西天老比丘，直下會得玄沙道底。
祖堂。四七二三，單傳直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土地虛而靈，寂而妙，天無私葢，日無私照。
據室歷代諸大老，盡向這裏說黃道黑，放兩拋三，貴圖接引後昆，續佛慧命，新萬壽總不能勞攘。何故？若是龍生金鳳子，自然衝破碧琉璃。
箚付。激濁揚清，扶宗闡教。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山門。掛眉間劍，拋栗棘蓬。楊岐妙喜，不謀而同。
宗剎。建法幢於　帝都，扇真風於像運。象王回旋，獅子奮迅。
法座顧視左右云：會麼？欲提無相毗盧印，須向千峰頂上行。
陞座拈香云：至尊至貴，價重百億須彌。為瑞為祥，陰覆大千沙界。虔焚寶爐，端為祝延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堯仁天廣，蕩蕩乎無能名焉。湯德日新，皜皜乎不可尚矣。本支百世，壽考萬年。次拈香云：此是第三度拈出，奉為前住當山文海慧辯禪師、熙怡大和尚但陳供養，夫復何言。斂衣就座。提綱云云：靈山奧旨，少室真機。十虛寬廣不足比其大，千日照耀不足並其明。豈譬喻分別而可知，非寂默無說而能及。有學無學，志絕窺覦。二乘三乘，寧希聽受。臨濟分三玄三要，掉棒打月。洞山列五位君臣，緣木求魚。須知此事不在言語上。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百萬人天悉皆罔措，獨有飲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豈有奇言妙句炫燿見聞。雖然，高亭見德山隔江招手，遂

橫趨而去，是具眼不具眼。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是有所得無所得。望州亭相見了，僧堂前相見了，是有指示無指示。新萬壽恁麼提持，蚤已龜毛長數丈。若是靈利底，便應掩耳而去。何故？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總未有作家手段。萬壽既已出了，且道有為人處？無為人處？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

當晚，小參。塵劫來事，只在于今。緇素駢集，燈燭煒煌。萬歲山從地而起，雙石幢屹立層霄。是禪月之道場，蘇城之勝地。殿堂虛敞，烟雲蔽虧。紅闌三百九十橋，綠浪東西南北水。頭頭顯露，法法全彰。黃面瞿曇，何煩出世？缺齒老漢，安用西來？天下善知識，分宗列派，各立門庭。具驅耕奪食之機，有摧邪顯正之用。正眼觀來，總不消得。須知我此門中，別無奇特。只貴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聞聲見色，總是尋常。喫飯著衣，色色仍舊。初不用希求勝妙，以為有得。豈不見大茅和尚示眾云：欲識諸佛心，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改處會取。古人恁麼說話，多少現成，多少明白。今人不能洞曉，蓋是自生知解，障却本有一段光明。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初，終不肯說玄說妙，愈增知解。只將現成句子，覿面拈出。且作麼生是現成句子？以拄杖卓一下。

復舉僧問趙州和尚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這箇公案，諸方據曲彖牀者往往皆曾拈掇，多向此僧言下卜 度，貴易起疑，不能於趙州未開口前一截截斷，大似楚人認山雞以為鳳，獨有妙喜老子較些子。嘗有頌曰：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元是自家底。新萬壽効顰亦有一頌：青州七斤衫，年深黑如漆。颺向屋角邊，光明耀紅日。

謝頭首兼祈雨，上堂。靈利衲僧轉轆轤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眾緣化炭化糧，聽闌雞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跳-兆+孛]跳。卓拄杖，云：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

上堂：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棄却一真性，來入鬧浩浩。若遇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古人可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雖然，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謝天封、印宗及藥主并林月堂居士，上堂。今朝七月初一，立秋已得七日。林間涼意漸生，籬下蛩聲唧唧。妙明心印處處全彰，正法眼藏頭頭顯出。須知靈利衲僧，未舉蚤能委悉。何煩達磨西來，說甚魯祖面壁？北山恁麼提持，拄杖唯應自喫。當陽一默顯全提，古今只有維摩詰。喝一喝，下座。

解制，小參。闔閭城裏，禪月山中，山僧與諸人聚首是第一夏。明日解制，今晚小參。若法鼓纔鳴，大眾便一時散去，可謂超出古今。更待撒土拋沙，堪作什麼？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天左旋，地右轉，增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釋迦掩室於摩竭，蚤已起浪生風；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免起模畫樣。室中安水，堂前輥毬，鬧市卓牌，湖邊舞棹，盡是凌滅達磨宗風，枉作牟尼種族。若是真正道流，縱是餓殺，終不食他殘羹餿飯。何故？須知此事本自圓成，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欲行時，舉步便踏著；欲言時，開口正道著。又何假三祇修鍊而後證得者哉？雖然，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辨。豈不見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之，不覺吐舌全提大用。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正當恁麼時，釋迦、彌勒列在下風，文殊、普賢斫額有分，說甚麼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雖然，且功成一句如何舉似？鐵笛一聲天地靜，淡烟輕日正清秋。

復舉：昔有老宿一夏不與師僧說話，有僧自歎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乃云：闍黎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得云：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却。這僧無事生事，老僧應病與藥，線去絲來，針鋒不露，爭奈未會末後句在。只如鄰壁老宿恁麼又且如何？三臺須要大家催。

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螻蟻知雨而封穴，石[虫*去]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橫底有甚數？

上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繇他悟。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

中秋，上堂。有進有退，有主有賓，有權有實，有照有用，眼目人天，綱維法社，這箇是衲僧分上事。三家村裏臭老婆，左塗右抹；十字街頭廖胡子，東倒西擂。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良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上堂，舉百丈一日上堂，雲巖晟禪師問云：和尚終日區區為阿誰？百丈云：有一人要。雲巖云：何不教他自作？百丈云：他無家活。或謂百丈老人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未免拖泥帶水。殊不知曾為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北山今日不惜眉毛，分明頌出，普使天下衲僧知得古人傾心露膽之處。終日區區為阿誰？古人垂示太慈悲。雖然觸處光明現，懵懂之流自不知。作恁麼會，合喫三十拄杖。豈不見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盡十方世界空索索地，欲求一法了不可得。有什麼情塵可遣？有什麼理障可除？雖然，山門頭、佛殿上，切忌撞著露柱。下座。
開爐，上堂。趙州和尚示眾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且道如何是無賓主話？若向這裏會得，一大藏教是甚拭瘡疣紙？雖然，若喚作無賓主話，玄沙道底。下座。
達磨忌拈香。這箇老鬍，渾無面目。攪得支那，天翻地覆。不立文字，分明曳尾。靈龜直指人心，蚤已畫蛇添足。年年此日一爐香，斷絃須是鸞膠續。
行化歸，上堂。教中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山僧出去已得兩箇月，歸來恰值殘冬，且道有去來相也無？眾中忽有箇英靈底出來道：長老！長老！這箇是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欺謾胡漢、誑謊閭閻底說話，人天眾前不勞拈出，山僧便須分付向明牕下如法安排。何故？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除夜，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千聖仰之莫及，萬靈窺覷無門。威音王已前，風凜凜、峭巍巍；威音王已後，淨倮倮、赤灑灑。臨濟喝下知歸，了無交涉；德山棒頭取證，且過一邊。直饒總不恁麼，終非本色衲僧。所以道：我若真正舉揚，法堂前直得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箇光明藏，盡大地是箇金剛眼。若作恁麼會，蘇盧悉咧；不作恁麼會，悉咧蘇盧。恁麼、不恁麼，總拈却悉咧蘇盧、蘇盧悉咧，截斷三路葛藤，放下舊年曆日，管取百城草偃、四海浪平。還委悉麼？如王寶劍繇王意，揮斥縱橫得自繇。
復舉：藏叟老祖除夜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云：依舊孟春猶寒。叟云：古德恁麼答話，只怕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打某甲？即向他云：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古德曾為浪子偏憐客，藏叟老祖愛向人前恣拍盲。有問北山，即向他道：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元日，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年新月新，日新時新。大地山河，纖洪動植，一一俱新。且道衲僧分上事還有新舊也無？喝一喝，下座。
請藏主、維那、侍者，上堂。一大藏教，是箇切脚，直指單傳，秦時[車*度]轢。國師喚侍者，淨地何必拋泥沙？興化打克賓，瘥病豈假驢馱藥？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佛涅槃，上堂。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以拄杖畫一畫，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上堂：望州亭相見了也，烏石嶺相見了也，發明空劫已前事。燈籠與露柱交參，庫廳對僧堂發笑，顯示現行三昧。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三世諸佛搆不著，歷代祖師搆不著。

上堂：直下便會，尚涉廉纖。擬議不來，白雲萬里。北山別有通天活路，要與諸人共行。便下座。

熙怡先師忌拈香。碁盤石斫破腦門，黑竹篦掀翻途轍。殃及天下師僧，何止楚淮閩浙。恁麼傳持臨濟宗，炎炎六月飄霜雪。

琴川陳從道設齋求嗣，上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踏著尋常一路。恁麼衲僧也甚希有，更要萬仞峰頭濶步、荊棘林裏翻身底，萬中無一。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之不覺吐舌。且道是尋常一路？是萬仞峰頭濶步？旃檀圍繞旃檀樹，獅子還生獅子兒。

佛生日，上堂：黃面老子初出母胎，幸自可憐生，無端道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玉本無瑕，雕文喪德。只如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又作麼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結制，小參。明日結制，今夜小參。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高亭隔江望見剎竿橫趨而去，脚跟下好與三十玄沙築破脚指。遂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頂門上猶欠一槌，自餘央央庠庠、莽莽鹵鹵，堪作什麼？北山今夜且放一線道：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古人恁麼說話，正是：無奈老婆心太切，不辭帶水復拖泥。雖然，且道：誰是中軍主將？莫是見聞知覺底麼？莫是語言動靜底麼？且喜沒交涉。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何翅白衣拜相、善財入樓閣、香嚴聞擊竹、靈雲見桃華？總不出這箇時節。阿呵呵！一即三，三即一，牧羊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石擊赤，赤土畫，簸箕從教眼[目*荅]眵。

復舉：古德偈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圓悟老祖云：且道殺箇甚麼？殺眾生物命是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是座主見解，殺佛殺祖是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結制，上堂。世尊掩室因沙，窮則計拙；東山設一家燕，義出豐年。北山這裏，室不掩、燕不設，行則與諸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同坐，饑則飯、困則寢，自然踏著向上玄關，顯示衲僧巴鼻。洞山五位不用分張，臨濟三玄何勞花擘？正恁麼時，如何是衲僧行履處？拄杖且將閑靠壁，草鞋乾曬待秋風。

上堂，舉：世尊因黑氏梵志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華兩株供養，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云：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枝花。佛又召

仙人，云：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枝花。佛又云：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教汝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佛為三界大師，尚墮在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梵志雖然悟去，亦未出得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北山恁麼批判，且道有過無過？蕭何制律。

上堂：世尊道：一切眾生輪轉生死，皆繇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著衣喫飯不放閑，是用諸妄想；屙屎送尿不放閑，是用諸妄想；行住坐臥不放閑，是用諸妄想。不如著衣喫飯，但著衣喫飯；屙屎送尿，但屙屎送尿；行住坐臥，但行住坐臥。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三世十方空蕩蕩，無佛無祖無眾生。

解制，小參。解制已臨，大眾雲集，且道說甚麼法？若說有法，即被有礙；若說空法，即被空礙；若說不有不空法，即被不有不空礙；若說亦有亦空法，即被亦有亦空礙。且道說甚麼法即得？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天左旋、地右轉，一夏九十日、一日十二時，喫飯打眠，騰騰任運，如此衲僧有甚麼過？雖然，此去有問：夏在何處？切不得說道在北山。既不許說道在北山，且說道在甚麼處？若到諸方，但恁麼舉。

復舉：翠巖參禪師夏末示眾云：一夏已來，為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和麩糶麵。

解制施主捨禪牀蓆并法衣，上堂：九夏安居，纖魔不起；一眾高人，行藏輕利。沉香井水，飲者除渴；潮田米飯，食者不饑。仰山燒畬種粟，溈山夜寢晝飡，百丈捲拜蓆向馬祖，世尊以伽梨圍飲光。良久：夜來金氣應，涼到竹牀多。

謝首座、藏主、維那，上堂。柴瓣颺處，顯示向上提持；桶箍爆時，洞見本來面目。雖然玉振金聲，盡屬鬼家活計。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也是無風波浪生。

上堂。今早承天祝讚，思量歸來上堂。及至打鼓陞座，無語可以敷揚。一大藏教不曾記得，祖師公案歲久都忘。雖然一場懺懼，却喜家用平康。豈不見道，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下座。

開爐，請藏主、維那兼明首座設齋。月西堂至，上堂：往來不往來，是藏不是藏，機先解洞明，依然未諦當。拈起金槌，放下鈯斧，要知有實有權；挂眉間劍，借香積飯，灼爾能奪能縱。雖然，未是火爐頭話。且如何是火爐頭話？今朝初一，明朝初二。

達磨忌拈香，在西天曾挫異見王，到東土撞著梁武皇，廓然無聖，大似秦時[車*度]轢鑽；九年面壁，正如喪車後藥囊。雪中覓得一

箇，方始能破天荒，從此惡毒滋長，喚作五葉聯芳。北山忝為末裔，不知滿面慙惶，一甌山茗一爐香，家醜重重又外揚。
上堂。舉：古德云：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古今錯會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云：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
除夜，小參。龍猛滿盛鉢水，迦提擲下綉針，德山隔江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朝鳴鐘，暮擊鼓，風動塵起，鵲噪鴉鳴，無一處不是這箇時節。今當臘月三十日夜，敢問諸人還曾會麼？有際天之雲濤，方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風，乃可負垂天之翼。
復舉：僧問古德云：年窮歲盡時如何？古德云：家家門底野狐兒。家家門底野狐兒，滯句承言盡墮疑，庾嶺老梅春獨早，花開不待曉風吹。
上堂：吾宗此事只貴痛快底，向未舉已前一肩擔荷。若是思量測度，了無交涉。豈不見趙州問南泉云：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古人將心肝五臟一時吐露了也，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
法座成，示眾。劫初有箇寶華座，孰謂今朝始作成？為念眾生猶未了，故將隻手特經營。聲聞欲上心先怯，列祖高陞話大行，謂是法空還不得，從來佛道絕途程。
上堂，舉：東山演和尚因僧問云：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東山云：鉢囉娘。東山道箇鉢囉娘，往往禪流妄測量，不是張華安識劒？徒看光射斗牛傍。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上托生大術胎中，早是染却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迨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正是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說、曲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譫語？至於臨末，稍頭摩胸，告眾云：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為他療治。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磨金色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觸處顯現。擊拂子，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施主設齋粥，上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維摩以一鉢飯飽三萬二千菩薩，甘贊行者設粥，南泉打破粥鍋。且道是繁興大用不是繁興大用？等閑認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且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鞋。眾擬議，擲拂子，下座。
上堂。魯祖面壁，禾山打鼓，雪峰輥毬，金牛作舞，撿點將來，盡是開眼尿牀漢。爭如北山一眾，不作伎倆，自出常情，鐘鳴盡歸堂，飯來齊合掌。
南石和尚語錄卷一

南石和尚語錄卷二

門人　復初　廷璨　等編

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永樂七年四月初六日入寺。
山門無門法門，一超直入，逐電驊騮追莫及。
佛殿。佛者，覺義。覺者何義？頭上是天，脚下是地。
祖堂拜起，收坐具，云：祖祖傳持，只這一著，耀古騰今，填溝塞壑。
據室，以拄杖橫按，云：只恁麼，早已鈍置汝輩了也，更待搖唇鼓舌，堪作甚麼？以拄杖畫一畫，便起。
箚付。權衡佛祖，船筏羣生。兵隨印轉，將逐符行。
山門疏，是家裏人說家裏話。山茶及時摘，蒲鞋趁晴曬。
指法座。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看看，平地波濤起。
此香體鍾九五陽剛，如金如玉。葉覆大千沙界，為蓋為雲。名超優鉢曇華，價重甄叔迦寶。焚向寶爐，祝延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壽同百億須彌，福等三千剎海。山如礪，河如帶，益固皇圖。
五日雨，十日風，仰歌　聖化。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垂語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還有超然獨脫，不落此轍者麼。(此日無問話者)。師乃云，如來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達磨十萬里西來，何曾遇大乘器。自餘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天下善知識，設大機，施大用，盡是青天霹靂，旱地波濤。正眼觀來，不直一笑。雖然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縱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之士，於毫毛未動之先，便解承當，早已不堪種草。所以道：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古人為誘接方來，多向第二義門拋三放兩，一向拖泥帶水。山野曩於智積峰頂、禪月山中，曾開皂角燈心鋪子，聽他要者來買。縱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終不將佛法當人情。三載之中，於九重城內日與陶泓、毛穎對談，亦不煩略動一念。今到凌霄峰頭，更是不勞心力。何故？幸有吾祖妙喜、佛照、寂照舊化儼存，麻三斤、乾屎橛不用提持，黑竹篦、碁盤石何須拈出？人人鼻孔遼天，箇箇腦門著地，行則同行、坐則同坐，自然上古風規灼爾西來的意。且喜四海八紘風恬浪靜，含齒戴髮盡樂無為。且道應時及節底句子作麼生舉？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懽。(敘謝不錄。)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便歸方丈。雪竇顯禪師云：保壽三聖雖

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十里。保壽三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直是斬釘截鐵，爭奈承當者少。雪竇既是權柄在手，便合與這僧雪屈，說甚麼當時？諸人還會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當晚，小參。十字街頭，紅塵浩浩。孤峰頂上，白雲依依。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不是靈山拈花之旨，不是少室面壁之機。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直得十方無影象，三界絕行蹤，正是黑山下活計。設使掀翻宇宙，打破虛空，坐斷古今，高超物表，也知未出常情。若是通方作者，俊快衲僧，別有出格神機，焉肯循途守轍？現前大眾，自合知時。山野遠離蘇城，來此凌霄峰頂。且道為甚麼邊事？良久：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葢代功。

復舉臨濟示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棒度與，僧擬接，臨濟便打。臨濟大似貧人思舊債，者僧渾若餓狗喫繓[糸*虎]。雪竇道：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醉我落花天，借他絃管裏。

佛誕，上堂。東山五祖演禪師因僧問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五祖云：東山水上行。圓悟和尚云：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妙喜老祖聞得，當下豁然大悟。五祖、圓悟恁麼提持，鄭州出曹門，妙喜悟去真州望長蘆，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諸佛出身處，渾不用思惟，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

上堂：理契則神，貧女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餽子，三箇胡孫夜簸錢。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鉢盂峰，後面是凌霄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

上堂：馬祖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京都回，兼謝書記知事。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象於去來？山野去年五月初，赴召入文淵閣，圈點永樂大典，出入禁庭，波波挈挈。繼預大會，蒙賜華嚴大經。動經八月，回來姑蘇訪舊。又過兩月，及到山中，恰值仲春。且道有心於彼此耶？無心於彼此耶？有象於去來耶？無象於去來耶？靈利衲僧，未言先領，未舉先知，便能伸出佛手，抹過祖關，滅却老胡種族，扶起千古叢林。雖然，　國恩深重，言思莫窮。敬成一偈，以述鄙

懷。經從　內府特頒賜，人自九重城裏歸。五髻峰頭春日暖，山林泉石盡光輝。
佛涅槃，上堂：　不厭生死，不求涅槃，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熱謾海內參玄士，笑倒階前石敢當。
上堂：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繇他悟。有智人前莫舉，無智人前莫說。
熙怡先師忌拈香。巴陵下三轉語，苦瓜不堪待客。楊岐作女人拜，家醜何須外揚。徑山這裏總不與麼。爐香椀茗雖清淡，也勝蒿湯備禮儀。
結制，上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開眼寐語。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誑謊閻閻。直饒總不與麼，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長短三期俱莫立，饑來喫飯困來眠。雖然，切忌隨徑山舌頭轉。
上堂：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草離離。
上堂，拈拄杖云：　國一祖師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丹越走一遭，却來山僧手裏呈身，子細看來，元是黑漆拄杖。還見麼？縱饒見得分明，也是秦時[車*度]轣鑽。
上堂，舉法眼和尚偈云：　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及大地，都是一輪月。法眼恁麼徑山則不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到處走來，不如家裏。咄！
上堂，舉僧問雲門：　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雲門云：　須彌山。者僧無量劫來著此貼肉汗衫，若不遇雲門作家，誰為脫却？
請藏主侍者，上堂。少林心印，觸處昭彰；衲子生涯，隨時施設。側身對客，原夢度茶；擎叉輥毬，卓牌打地。一一全體全用，著著邁古邁今。十地菩薩尚顢頇，四果聲聞應罔措。徑山這裏又且不然，含暉亭上望滄溟，凌霄峰頭挹南嶽。
解制，小參。諸方提唱，貴在出格。纔陞堂小參，便要舉入門便棒、入門便喝話、望州亭與汝相見話、隔江招手話、見僧便面壁話，直使龍睛、鶻眼莫能窺覷，鶖子、目連安能湊泊？謂有宗師手段，高則高矣，妙則妙矣，其奈法道衰微，利根者少，正如方木逗圓竅，安能脗合徑山相席？打令看風使帆，不惜帶水拖泥，一任諸方笑恥。久參上士，不在多言；晚進初機，莫嫌苦口。出家人棄捨父母，不顧奉養，已為不孝，是名教之罪人矣。期在悟明心地，續佛慧命，廣度眾生。如是，則非但報答今生父母養育以成大孝，直使累世父母冤親俱獲解脫，豈小可哉？若只區區碌碌，今日二、明日四，戒律不能持、禪定不能習，甚至傷風化、玷宗社，非但為名教罪人，亦是法門之罪人矣。一旦生死到來，將何抵敵？捨此報

身，難逃淪墜。古人謂：牢獄未是苦，地獄未是苦，袈裟下失却人身是為苦也。藥石之言，可不銘佩？眾中忽有一箇出來道：長老，長老，好合取臭口。山僧只得向明牕下安排。何故？近代三吳并百越，箇般作略眼中稀。

復舉：九峰虔禪師因僧問：西天夏末有人得道，此間夏末還有得道者麼？九峰云：有。僧云：何者是？九峰云：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今日忽有問徑山：此間夏末有人得道麼？徑山但答云：無。忽更問云：何謂無？便向他道：箇箇眉毛橫眼上，人人鼻孔大頭垂。且道九峰是？徑山是？便下座。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一千七百老古錐提掇不起，五千四十八卷破古紙詮註不及。雙塔。壽寧禪寺上塔珠，誦法華經，請陞座。師拈香祝　聖畢，乃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上是天、下是地，喚甚麼作此法？若向這裏領略得去，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徑山未免畫蛇添足去也。須知此法頭頭上顯、物物上明，無一塵不是此法顯現之處、無一時不是此法出生之時。所以，世尊得之，從兜率降王宮，逾城出家，苦行成道，住世七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末後拈花示眾，以正法眼藏獨付飲光；諸祖得之，各立化庭，共揚法道，或立一心三觀、或說十玄六相、或只直指單傳、或設三玄五位；聖天子得之，仁及四海、化及萬邦，騶虞忽現而黃河澄清、暘谷來朝而虞淵入貢；百僚得之，坐朝堂而揚政化、燮陰陽而撫黎庶，金湯吾教、柱石邦家；住持一源禪師得之，不動聲色，檀施雲歸，重修寶塔，不日成之；現前大眾得之，不勞跬步入此道場，六萬餘言若建瓴水，施財、施力，若見、若聞，無不是此法施設、無不是此法圓成。雖然，若喚作此法，則落聖解；不喚作此法，則墮凡情。且作麼生即得？拈拄杖，云：拄杖子聞得，出來對眾決斷去也。卓拄杖：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大眾！正恁麼時，因齋慶讚一句如何舉似？紫旃檀塔六七級，紅菡萏花三四枝。(敘謝，不錄。)

拄地撐天無縫塔，拈來又是一番新。緣因即是了因種，作福須還有福人。阿育建時還逐妄，薩訶禮處亦非真。當陽見得無差別，鐵樹花開別是春。

達磨忌拈香。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只如大光和尚具甚麼見，却道不是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佛誕，上堂。未出母胎，天左旋，地右轉；已出母胎，天左旋，地右轉。僧問德山密禪師云：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河裏盡是木頭

船。僧云： 出世後如何？山云： 這頭踏著那頭軒。良久： 相逢說盡平生話，依舊心肝不帶來。
結制，上堂。世尊入因沙室，將謂謾人，反謾自己。西院商量兩錯，瓜甜徹蒂，瓠苦連根。現前一眾，箇箇是大丈夫漢，不陞兜率說摩訶衍，不探驪頷抉摩尼珠，自然超越古今，坐斷報化。凌霄峰頂，白雲揚揚；流止亭前，青松鬱鬱。三世諸佛不知有，歷代祖師不知有。
粧達磨、百丈、國一三祖師像完，開光明，拈筆示眾云： 達磨大師與大智、國一即今在毫端上現大人相，大眾還見麼？若道見，向甚麼處見？若道不見，蹉過三大祖師。畢竟作麼生？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退院，上堂。衲僧行履，如火燒冰，如箭離絃，如雲出岫，如月行天，本無來而無去，曷有象而有形？圓悟老祖辭天寧，有偈云： 幻軀將逼縱心年，懶汨塵緣久世間，憑仗護身箇符子，強扶衰疾且歸山。熙怡先師辭萬壽歸松林，有偈云： 幻軀將逼縱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眾，普通年話幾時圓？山僧今日辭徑山，亦有一偈，雖不能克紹祖父風烈，却自胸中流出。幻軀已及縱心年，衰朽仍兼疾病纏，宗教出門媿無補，匡徒合讓後來賢。

頌古

世尊初生下時

指天指地獨稱尊，真實之言足可論。薄福闡提還不信，自甘騎馬傍人門。

疎山造塔

疎山一片不良心，泰華非高海未深，羅山箇漢是同惡，直欲陷人荊棘林。

德山托鉢

不因年老成魔魅，亦非家富小兒嬌。只為趙王心好劒，闔國之人盡帶刀。

雲門云：世界恁麼廣濶，為甚麼鍾聲披七條？

衲僧從來有大病，藥醫無效為年深，雲門老有通神術，解向膏肓穴上鍼。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口縫纔開落二三，之乎者也轉非堪，舉頭但看天邊月，風捲蟭螟入海南。

世尊拈花

百萬眾前親舉華，無端淨地撒泥沙。飲光尊者破顏笑，水母何曾離得蝦。

國師三喚侍者

三呼三應無回互，三應三呼絕正偏。此是神仙真祕訣，灼然父子不相傳。

溈山有句無句

遙禮殷勤伸悔謝，胸中端的少靈樞。當時不向溈山去，始是男兒大丈夫。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寥寥獨立乾坤外，更有何人得似佗。

黃蘗：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豎起當門放告牌，今朝御史大開衙。可憐抱屈啣冤者，猶在階邊不上階。

臨濟坐次，麻谷問。

慣跨驊騮競彩舟，當機各自逞風流。揚鞭舞棹人皆見，妙處安知得自繇。

趙州使得十二時

使得人間十二時，口開已自落人機。眼光爍破四天下，不免渾身墮水泥。

趙州從殿上過

殿上殷勤呼侍者，趙州老倒覺心孤。雖然好一殿功德，何事都將臭屎塗。

青州布衫

誰無一領七斤衫，倒著橫穿儘自堪。叵耐古人無道理，故來官路販私鹽。

僧辭趙州

三關不吝一齊開，白日堂堂任往來。若向封人詢可否，丈夫徒負濟川材。

趙州問僧：甚處來？

雪峰隻眼照天地，趙州鍬子重千鈞，算來總是閑家具，不受方為有智人。

百丈野狐

雄峰計劣智全疎，真是深山老野狐，惟運闍黎皮有血，當時便不受塗污。

甘贊設粥

南泉甘贊兩閑人，相近相親忘主賓，拂袖打鍋無甚事，却令典座動疑情。

興化打克賓

身遭憲罰罷官職，籍沒家私播遠陬。剩得一身空索索，不風流處也風流。

興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

不用如何與若何，出來禮拜已諝訛。莫將支遁籠中鶴，喚作山陰道士鵝。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明中有暗暗中明，海底山頭亦共行。三聖當時機若活，便能日午打三更。

溈山三種生

念念紛飛不暫停，猿驅馬躍未縱橫，當頭坐斷無搖動，四海八荒朝上京。(想生)
萬法皆非向外來，家親往往自為災，于今已得和同了，大地山河絕點埃。(相生)
起滅無休孰解知？水因流急似平夷。髑髏直使能乾盡，方是乾坤未剖時。(流注生)

舉古(一十四則)

舉：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祖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師云：削跡伐樹未為過。
舉：六祖大鑒禪師因風颺剎旛，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師云：大小祖師為人錯下註脚，合喫三十棒。
舉：臨濟玄禪師垂問：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寐語作麼？
舉：福州皷山晏國師初參雪峰，纔入門，峰搦住云：是甚麼？山釋然契悟，舉手搖舞。峰云：子作道理耶？山云：何道理之有？峰乃撫而印之。師云：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舉明州翠巖參禪師示眾云：一夏以來，為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長慶稜云：生也。雲門偃云：關。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師云：一隊無孔鐵槌。

舉：撫州曹山章禪師一日聞鐘聲，乃云：阿耶！阿耶！僧云：和尚作麼？章云：打著我心。師云：賊不打自招。
舉福州羅山閒禪師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全清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去，如前問。頭云：是誰起滅？山有省。師云：殺人須是殺人劒。
福州長慶安禪師問百丈云：學人欲識佛，如何是佛？丈云：大似騎牛覓牛。慶云：識後如何？丈云：如人騎牛至家。慶云：未審始終如何保任即得相應？丈云：譬牧牛之人，執杖視之，勿令犯人苗稼。師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舉：臨濟玄禪師示眾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繩牀搦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舉：五臺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凡見僧來，遂舉起云：甚麼魔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師云：我當時若見，謂云：放下木杈向汝道。待他擬議，即抗聲云：甚麼魔魅教汝與麼？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一僧出眾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師云：契券分明。
舉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別指庭前牡丹云：大夫，還見此一株花麼？
舉：南嶽讓禪師因僧問：如鏡鑄像，光歸何處？嶽云：大德未出家時，相貌向甚處去？僧云：成後為甚不鑒照？嶽云：雖不鑒照，瞞他一點也不得。師云：喪車後掉藥囊。
舉：寂照老祖見僧入門，便云：碁盤石砍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寂照便喝。師云：著甚來繇？

拈古(一十三則)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師云：世尊拈花，人貧智短；迦葉微笑，馬瘦毛長。若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也是空拳誑小兒。
舉：仰山寂禪師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處？山乃推出枕子。溈山聞，乃

云：寂子用劒刃事。師云：仰山推出枕子，乞兒伎倆。溈山道：寂子用劒刃事，正是溺愛者不明。妙喜老祖道：妙喜雖則借水獻花，理無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他：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也是驢揀濕處尿。

舉：趙州諗禪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師云：侍者報客，不知客是何人？趙州蝦為子屈，不覺打失眼睛。且道徑山恁麼批判又且如何？巡人犯夜。

舉：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州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有謂趙州茶九轉透瓶香，殊不知却是平胃散，醫不得人病，斷不得人命。

舉百丈海禪師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當下大悟，直得三日耳聾。師云：馬祖一喝，百丈耳聾。巨靈擘開泰華金翅，直取龍吞。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甚三日耳聾？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三臺須要大家催。雪竇顯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休把鄭州棃，喚作青州棗。

舉：台州瑞巖彥禪師每自喚主人翁，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恠。却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已遷化了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師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這僧只解傳言送語，不能懸崖返擲，非但蹉過瑞巖，亦乃蹉過玄沙。

舉仰山寂禪師夏末問訊溈山，溈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仰云：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溈云：子今夏不虛過矣。仰却問：和尚今夏作得箇甚麼？溈云：日中一食，夜間一寢。仰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師云：鋤一片畬，種一籮粟，欵出囚人口。日中一食，夜間一寢，兔子不離窠。溈仰父子纔相見，便要打口皷。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爭如一默好。

舉：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國一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馬祖無風起浪，國一隨邪逐惡，雖是解弄精魂，未免二俱失利，致使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汝諸人還知落處麼？鶉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

舉：　郢州芭蕉情禪師示眾云：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云：　你有拄杖子，出入得他扶持；你無拄杖子，未免扶籬摸壁。雖說你有你無，且喜不曾失却芭蕉。與麼，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　汾州昭禪師示眾云：　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拈拄杖云：　這箇喚作拄杖子，早是頭上安頭，那堪更云識得行脚事畢？大小汾陽話作兩橛。
舉：　鎮州三聖然禪師問雪峰：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雪峰云：　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三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　老僧住持事繁。師云：　三聖合喫山僧手中拄杖。何故？趕人不要趕上。雪峰可謂沒量大人，得饒人處且饒人。徑山恁麼批判，汝諸人還會麼？若也未會，拄杖子為汝指出。遂以拄杖卓一下。
舉：　終南山祖禪師問南泉：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云：　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祖云：　不往來者。泉云：　亦是。又問：　如何是珠？泉召師祖，祖應諾。泉云：　去！汝不會我語。祖從此信入。師云：　看風使帆，相席打令，還他南泉，爭奈費鹽費醬。今日忽有問徑山，即向他道：　汝莫問藏，且識取摩尼珠。或更問：　如何是摩尼珠？拈棒便打。
舉：　廬山歸宗常禪師因小師辭，乃問：　甚處去？僧云：　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　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　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僧云：　會也，會也。宗云：　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宗又打。師云：　五味禪，一味禪，總拈向一邊。當時這僧見歸宗擬拈棒，拂袖便行，非但靠倒歸宗，管取話行天下。

佛祖讚

釋迦出山相

出山只似入山時，牧女何煩獻乳糜。辛苦幾多都受了，依前鼻孔大頭垂。
塵點劫前成正覺，六年麻麥又何為。白頭翁作三臺舞，辛苦應緣教小兒。
棄却輪王入雪山，何輕其重易其難。生憎平地興波浪，榜樣堪留後世看。

觀世音菩薩

涼月耀長空，千江無不現。陽春回大地，萬卉無不至。良哉觀世音，悲願亦如是。微塵國土中，尋聲常救苦。維此閻浮提，音聲為佛事。大士圓通門，示以聞中入。眾生以耳聽，是故逐聲塵。大士以眼聽，特顯圓通理。一根既圓通，六根總無礙。聞與所聞盡，聞性亦無得。非惟無受苦，亦復本無救。聞性既無得，是故常能聞。無苦亦無救，是故常救苦。普告世間人，當作如是解。即能悟圓通，與觀世音等。

椎髻荊釵，提魚出賣。只緣太煞慈悲，現出幾多鬼恠。滯貨于今買者稀，逢人勿索遼天價。

大士發心無始劫，所事如來觀世音。從因感果若持券，故今獲證名不異。十方世界諸眾生，循環生死受諸苦。一稱其名即往救，是故乃有此嘉號。能救之智即機境，所救機境豈離智。維智維境常互融，是故亦曰觀自在。機境元空智亦無，亦無是解及是說。一切眾生苦永離，剎那頓入三摩地。

施十四無畏，泥牛吼月；現三十二應，石臼翻空。眾生有盡，悲願無窮。善財歷百十城，難尋蹤跡；文殊具擇法眼，曷選圓通。垂衣宴坐碧巖中，大千沙界揚慈風。寶瓶楊柳舞春風，鸚鵡翩翩下碧空。補怛洛伽觀自在，為人隨處示圓通。

草衣文殊

拈玻璃問無著老，著草衣迎呂惠卿。只有這些兒伎倆，何當七佛祖師名。

頭髮鬆鬟身衣蒲，臺山嬴得轉荒蕪，惠卿眼底生花翳，却被人傳作畫圖。

身以蒲纏手執經，等閑出語使人驚。天生伎倆雖奇恠，也只能謾呂惠卿。

達磨

西來要覓大乘器，冷坐九年無轉智。覓心不得已安心，悞殺神光空斷臂。我昔若見則不然，為渠驀胸搥一拳。若也略能知痛癢，急携隻履回西天。免得分皮又分髓，接響承虛傳直指。延蔓從茲不可圖，殃害兒孫竟無已。

一花五葉謾流傳，老子何曾解會禪。不得神光一臂力，應無良計返西天。

眼深鼻大兩眉橫，佛法全無要度生。對却梁王云不識，日輪當午打三更。

渡海浮江作麼生？要傳佛法救迷情。爭知未到支那日，箇箇眉毛眼上橫。
六宗破後入支那，伎倆須知苦不多，道箇一花開五葉，分明平地起風波。

寒山拾得

手裏生苕，猶放不下。贏得埃塵，徧滿華夏。
那一句子，不在思量。擎蕉執筆，鴈過瀟湘。
拾得磨玄玉，寒山把毛錐。擬向萬仞崖，寫此一首詩。雖未形點畫，文采光陸離。渴讀即止渴，饑讀即止饑。除却老豐干，知音今有誰。
不是顛狂不是癡，或看經卷或吟詩。閭丘曾被豐干悞，却向枯椿覓兔蹊。
拾得展卷，寒山指月。用無所用，說無所說。惹得豐干饒舌，閭丘屈節。謂其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也是喚鹿作馬，證龜為鼈。別別別，大洋海底輥紅塵，六月炎天飛白雪。

朝陽對月

布衫多年，七花八裂。好趁斜陽，補此一缺。
案上是經，松梢是月。欲覓了時，虛空釘橛。

九祖伏馱蜜多為劉仲傑讚

舍上白光騰，應有大乘器。何為五十年，不言復不履。父母非親誰最親，了知諸佛心即是。那爛陀寺塔婆顛，至今撼地清風起。

布袋

靠布袋坐，手掐輪珠。袒胸露腹，天下無如。謂是彌勒，有甚憑據。謂非彌勒，轉費分疎。從來本是無形相，誰把丹青畫太虛。
長汀汀上恣遊戲，半似顛狂半似癡。待得這場春夢覺，龍頭花吐已多時。
放下布囊仍拄杖，不知立地等何人？分身何翅百千億，自是時流眼少筋。

政禪師

心在林泉興在詩，箆羣國土不相宜。莫言世上無知己，自有溪邊白鷺鷥。

白侍郎參鳥窠

鳥窠棲宿非為險，位鎮江山未是安。八十翁翁行不得，侍郎開眼被佗謾。

靈雲

從來了了絕狐疑，大似蓮開夢覺時。謂見桃花方悟道，刻舟記劒不勝遲。
一見桃花早已差，若言悟道轉周遮。如今描出成圖畫，失馬尋驢認犢車。

藥山同李長者共幔

藥嶠翻經松樹下，通玄造論土龕中。破臀螺殼舀 滄海，折柄笊籬撈北風。

慈明

汾陽陷穽禁不殺，楊李門頭恣往來。盆水草鞋安室外，分明死店活人開。

明覺

結友蚤逢韓大伯，拂衣抹過老林禪。翠峰乳竇兩山色，直到于今青接天。

羅漢奕棊圖

見思已斷欲應離，妙用無方孰與齊？却笑浮山柴石老，還從十九路中迷。
南石和尚語錄卷二

南石和尚語錄卷三

門人　良玓　等編

偈頌上

送瑛白石住穹窿

松源一脉傳來久，木翁端能繼其後，道人蚤得格外機，叢林久俟揚真吼。高提鈯斧居穹窿，叱咤萬象驅雷風，大悲千眼覷莫及，十聖三賢曷敢從？掇轉南辰安向北，六合雲陰萬山黑，覿面施呈有變通，拋出金圈并栗棘。平地忽現釋梵宮，中下之流焉可測？渡河香象解截流，懸崖獅子能返擲。我今說偈聊讚揚，本無言語無商量，二祖當年錯斷臂，達磨何曾來大梁？

贈善住道人誦法華

大事因緣離言說，七喻三周謾分別。是馬何曾喚作牛，雲收秋宇家家月。天台一妙談九旬，口開未免沾凡塵。黑非是字白非紙，看不用眼方通神。善住道人冰雪志，靈山昔應受懸記。端坐胡床螭紫檀，六萬餘言若翻水。最初一句知不知，林鳩啼在斜陽裏。

次天界全室和尚韻贈來藏主

龍河早歲能相從，朝來日出扶桑東。子啐母啄兩時至，須彌粉碎虛空墜。一機超越殊有神，體用既全知見親。出窟於菟嘯林下，乘風俊鶻騰海濱。蟭螟眼中世界[澗-日+活]，一任橫該并豎抹。四七二三不是祖，半滿偏圓亦非法。終日談玄誰動口，空非空兮有非有。抹過他家向上關，佛面從教自百醜。

送萬壽忻侍者

雨歇雲林清，風靜萬籟寂。盤膝坐終夜，機智俱已息。五更鐘動東方明，突然扣我山房扃。平生氣誼有相合，欲別眷眷難為情。卷衣直上金陵去，落落襟懷絕塵慮。鳳凰臺上肆遐觀，護龍河頭扣玄旨。　九重丹闕天下奇，樓臺金碧相交輝。鍾山秀色聳霄漢，長江東下如龍飛。我亦平生愛登賞，興來幾度携藤杖。病體衰羸不遂

行，目送遊踪謾悽悵。豈不見會通侍者辭鳥窠，布毛吹起誠若何。烟熏日炙幾百載，清光照世何其多。

賀益仲虛住江陰光孝

妙喜中興臨濟宗，五世傑出熙怡翁，禪師既得親印可，何妨隨處揚真宗？始從天峰啟密室，青山陟覺回春風，近携紙被入光孝，海邦緇素咸景從。揚水波濤滾舌底，應器隨根演真理，慈雲普覆一雨施，草木無情總忻喜。有時倒握黑竹篦，龍睛鶻眼那能窺？青天白日霹靂起，半夜海底金烏飛。棊盤石話喧天地，終古應知播無已，江城作偈展賀忱，一聲漁笛沙頭起。

送恭上人參萬壽瑩中禪師

德山見龍潭，箇事何曾會。一吹紙燭滅，虛空百雜碎。寬廓見非外，寂寥亦非內。殺活并縱擒，一一無拘礙。獅子百獸王，遊戲得自在。三世佛與祖，藐之若兒輩。道人根性聰，咨詢況不怠。但當拍其肩，自然無向背。迅捷豈玄機，祕密誠三昧。欲見見還難，擬思思莫逮。北山今代雄，妙用誰堪對。直教脫葢纏，初不勞動喙。豁開摩醯眼，深入華藏海。一切但尋常，自有通人愛。

送萬壽茂知客

禪必須參道須學，不是現成非造作，直下衝開萬仞崖，頭頭拶入毗盧閣。乳竇曾司大陽客，開口也知應不錯，一任旁觀笑不休，胸中自有超羣略。禪流見得胡為難？回天轉地須臾間，儻隨語脉未忘解，對面自隔千重關。汝今無求我無語，七佛傳來此規矩，瞥向人前恣拍盲，南山起雲北山雨。

客中有懷寄留止菴法弟

止菴遠自　京都歸，殷勤訪我雙江湄，東軒淨掃置特榻，通宵相對情怡怡。提起葛藤截不斷，鐵蒺藜值金剛鑽，五須彌山高何高？四大海水滿非滿？拈却洞山三頓棒，[翟*支]瞎摩醯頂門眼，千聖頭邊掉臂還，明月清風有何限？此心正欲同細論，為眾行乞婁江村，眨眼俄驚已旬日，未嘗頃刻忘賢昆。茲因便風聊致敬，百里雖遙猶對鏡，定光金地招手時，智者江陵點頭聽。異復異兮奇復奇，寥寥宇宙誰能知？回來擬與重提持，歸心莫向祁川飛。

寄中竺幻居禪師

千歲巖前大開士，手面縱橫妙無比，娑婆擲去猶針鋒，妙喜撮來如粟米。多生願力深且堅，要度迷流出生死，不辭播土兼揚塵，豈憚入泥仍入水？玄機妙用有若此，出現人間豈徒爾？普使熱惱俱清涼，拂拂秋風動天宇。佛華自媿渾無能，徒解覓火敲層冰，有時唱出少林曲，紛紛末學誰來聽？千鈞一絲吾祖道，紹續須還真種草，逐塊韓獹似稻麻，咬人獅子何方討？光陰疾速驚波翻，別來又見三剎棗，何時夜雨煮山茶？對床重與論懷抱。

禪牀歌

我此禪牀，不屬作造，非竹非木，非土非草。了知無短無長，豈云有大有小？又非濶狹并高低，或坐或眠俱恰好。李白七寶奚須誇？魚容象牙安足道？誰能旋繞行一遭？孰敢當陽解掀倒？明珠產蚌兔懷胎，暹公臭口徒勞開。道為何物又誰證？却言斯是證道媒。歸宗雖則較些子，究竟依然費唇齒。縱饒放下便安穩，未放下時應不是。玉局仙翁尤更癡，要從人借四大為。佛印剛認大千是，無相之相猶成疑。堪嗟幾多老凍儂，指出與我牀非同。非同却也亦非別，如水合水空合空。禪床禪床奇復異，不堪比況曷思議？千七百祖從此來，三世諸佛從此去。禪床禪床異復奇，人人盡有無少虧。曠大劫來不肯坐，自甘途路長驅馳。我今亦不向此坐，向此坐時誠不可。夜來展脚正酣眠，霹靂一聲驚夢破。

次韻松下一首答蘗菴

松頭一片月，正照松下經。披衣偶來翻，瓦爐栢烟青。長天露萬象，微風動幽聲。思議不可得，師曠焉解聽。十方空索索，豈獨心境并。馬師踏水潦，汾州詬慈明。俊鷹突雲日，鴈過蕭湘汀。

古禪歌追次休居和尚韻

古禪歌，古禪歌，字字句句猶芬陀。今非無兮古非有，佛祖何曾論授受。列五位兮分三玄，拈得鼻孔失却口。直饒滅向瞎驢邊，依然落在他人後。羣盲認象徒捫摸，是誰解脫誰遭縛。擬議不來山萬重，彎弓須是金牙作。女媧斷鰲立四極，歲晚寒花疎寂歷。雲門拄杖化為龍，趙州葫蘆還挂壁。古禪歌，真好聽，虛空發笑開金睛。陽春白雪和者寡，老猿啼斷巖松青。

寄靈隱空叟和尚

靈山拈花露消息，百萬人天明不得，飲光一笑開微顏，是精識精賊識賊。鼻祖遠汎重溟來，大乘根器何方覓？覓心無處即心安，波斯走入支那國。東南年來此道微，若累九卵猶非危，踞牀提唱豈不有？奔輪朽索焉能羈？冷泉勝絕天下希，慧文曾向其中居，吾兄獨能繼祖武，大開爐鞴提鉗鎚。湖光山色晴雨好，朝鐘暮皷無停時，舌端滾滾波濤湧，棒頭憩憩雷霆飛。有時將身藏北斗，二三四七不知有，石頭土塊寶光騰，萬象森羅獅子吼。轟天裂地原無作，謂是度生全大錯，佛華特地寄伽陀，六月炎天飛雪雹。

草菴贈錢居士(參無字話)

威音劫外一莖草，縛成為菴居更好，中間不窄亦不寬，規模非大元非小。石頭謾言含法界，已忘其小猶存大，縱云法界即此菴，也是強將情傅會。逢人問道作何色？當門特地栽荊棘，堪笑南陽一國師，開眸走入華胥國。荒田不揀知何憑？萬里無處非惺惺，縱橫妙用解拈掇，依然尚守寒巖青。琴川有士志猛烈，見處超然與人別，丈六金身不用論，瓊樓玉殿何須說？明朗朗兮空寥寥，六牖洞廓無絲毫，千年鐵樹產曇蕚，石人驀地凌雲霄。趙州狗子無佛性，出語已知俱是賸，道有道無都掃除，滿盤更把青泥飣。于今此話休重提，饑來喫飯寒來衣，噛花百鳥絕消息，杜鵑啼在簷松枝。

次韻答虎丘滅宗和尚

少室真燈燄將息，此日有誰能續得？瞻風撥草競驅馳，捨妄取真自戕賊。神魚已化蒼龍飛，[感*鳥][感*鳥]只向空池覓；渴鹿癡狂認陽燄，迷客首燕趨越國。雲巖機用超玄微，懸崖峭壁非險危；碎珠驪頷豈遭睡？分飡鷹爪寧緣羈？如斯宗匠今古希，度生正合隨方居；不辭老大賈餘勇，輥毬豎拂還拈槌。默照邪禪望風靡，渾如妙喜凌霄時；劒池吞却華藏海，燈籠[跳-兆+孛]跳空中飛。維南有箕北有斗，趙州甲子蘇州有；何時來扣峰頂關？洗耳松風聽雷吼。生公千載今復作，頑石點頭應不錯；莫言學者少當機，寸腹蛇醫還吐雹。

示徒弟海長老

古靈歸大中，佛果歸太平。伸出揩背手，錯聽闌雞鳴。一能啟師悟，一得師發明。偉哉二大老，千古流芳聲。汝從鐘阜還，江柳絲絲青。老我無佛法，何慰離別情。紹隆吾祖業，十載親經營。出入冒霜雪，臥起操准繩。匪煩困思慮，孰憚勞其形。竹頭與木屑，莫不知苦辛。久從汙漫遊，未識新戶庭。固當細語汝，還須著眼聽。山門向佛殿，僧堂朝庫廳。一柱對一柱，一甍連一甍。院事既已領，汝宜思守成。家業復委付，吾懷坦然平。須彌亦起舞，半夜金烏昇。斷却甘蔗種，笑倒西來僧。

樂善室贈陳均錫

孜孜為善而自樂，起念便應成有作，本然之善那屬修？況亦從來非對惡。離修自得方名善，禹顏孔聖猶欽羨，不樂之樂始為樂，笑殺東平謾矜衒。居士已知如是意，更究熊峰真旨趣，既不覩惡曾生嫌，亦不觀善加勤措。菩提解脫心無著，生死輪迴豈纏縛？長年一室唯自居，佛來魔來俱不著。若謂本善何勞求？也應未到真無修，莽莽蕩蕩撥因果，不知輥入沉空流。恁麼有時不恁麼，世出世間無取舍，有問誰為樂善人？一掌攔顋便須打。

次天序和尚韻贈滋維那

道人參方不暫閑，那辭露宿并風飡？手胼足胝尚矻矻，南尋雪嶠西溈山。驀知一老一不老，直下灑然銷熱惱，雲峰何曾見翠巖？鐵牛豈食闌邊草？序翁為汝頻提撕，大似工瑟求於齊，佛華潦倒無可說，太湖水濶青天低。

次虎丘無說和尚韻贈通藏主

撥草瞻風事行脚，走徧天涯尋不著。忽然突出拄杖頭，方信從來謾騷屑。無欠無餘同太虛，祖師未必能識渠。木人唱起無聲曲，泥牛拽動黃金犁。禪流直下便休去，推不向前留不住。仰天大笑下雲巖，秋風拂拂生庭樹。

月海贈楊居士

蟾蜍飛浴滄溟中，乾坤一箇水晶宮。靈山指與曹溪話，此中深淺那能窮。萬象森羅同一色，上下四維無等匹。縱然挨拶到斯時，光境依前忘不得。恁麼須知非恁麼，拂袖去來何足訝。鐵鞭擊碎珊瑚

枝，七八四三俱列下。道人見處能如斯，坐在這裏還成非。長沙踏倒仰山老，千尋波底黃塵飛。

送思藏主

道人初入鍾山室，布毛未舉先超軼。道人今登禪月堂，鼻孔眼睛俱打失。如來四十九年中，縱橫說有并談空。青天無雲撒白雨，石上臈月蓮花紅。碧眼黃頭盡拈却，大坐當陽展韜略。一舉三山連六鰲，風前笑倒黃幡綽。

送遠藏主

對一說，倒一說，六月炎天飛白雪，十方世界空寥寥，三千剎海波濤竭。竹篦話，布毛機，一筆勾下何須提？露柱朝來忽發笑，蟭螟昨夜吞須彌。北山雲，太湖水，信口道來無不是，背明投暗如稻麻，盡使回光歸自己。咄咄咄，力圍希，抹過趙州東院西，呈橈舞棹笑夔老，何如留取雙雙眉？

次韻贈徑山海藏主

道人歷諸方，所貴在聞道，不辭躡屩并擔簦，豈憚瞻風兼撥草？驀然踢破脚指頭，百億須彌眼中小，五千藏教一字無，三世如來何處討？猗頓忽失富，黃金豈為寶？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待開談始傾倒？阿呵呵！好不好？李公喫酒醉張老，泥牛[跳-兆+孛]跳舞三臺，夜半金烏光杲杲。

示鎧維那

維那且喜大事畢，白日青天轟霹靂。廓清五蘊空十方，諸佛眾生無可得。應用著著能隨機，輕提重按無差違。火中撥出一輪月，樹頭釣得雙雙魚。北山老矣沒碑記，開眼分明成瞌睡。子來索我贈行篇，抖擻屎腸無覓處。信手援毫信意書，撒出數斛摩尼珠。照天照地發光恠，驚倒西來碧眼胡。

示謐侍者

北山初入院，謐禪來執侍，志氣甚不凡，直欲明此事。此事殊易明，初不勞指示，問訊及燒香，頭頭無覆蔽。圓悟聞雞鳴，依然不

離位，未知向上機，焉會末後句？要作他家兒，莫墮他圈襩，盡底俱揭翻，斬新成活計。鋮眼裏[跳-兆+孛]跳，剎竿頭遊戲，三世婆伽婆，盡是眼中翳。笑殺老達磨，西來傳祖意。

送彧藏主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一機忽投，千差自靡。眼頭宇宙既能分，逆順卷舒無的旨。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移南辰，換北斗，曷用勞神。裂窠臼，碎玄關，不消彈指。三千剎海一毫頭，百億須彌脚跟底。阿呵呵，囉囉哩，明月清風安可比。趙州東壁挂葫蘆，慈明室中橫草履。

示玓侍者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謂是啐啄機，猶為佛祖病。當陽坐斷上頭關，臨濟德山來乞命。玓禪志不凡，天姿況清勁。既知教外傳，著著自殊勝。豈惟抹過靈山花，等閑擊碎曹溪鏡。撒土拋沙，摧邪顯正。道人行履合如斯，昨日定兮今不定。

示律侍者

神通目犍連，天眼阿那律，祖師向上事，何曾能委悉？鳥窠吹布毛，魯祖唯面壁，三昧苦不多，繇來總堪述。臈月蓮花開，半夜日輪出，本自沒商量，何須論得失？叉手立吾前，超然無等匹，壁梭俄化龍，驚倒維摩詰。

送璨維那

解心已極欠著力，白槌相似那繇得？龍門苟不解憐兒，竹菴豈達箇消息？啐啄未是通神機，草木瓦礫騰光輝，二三四七俱膽碎，百千諸佛無全威。我未曾言汝先契，非類雄峰煩扭鼻，地北天南話大行，馬駒騰踏渾相似。

示任藏主

大藏教中奇特事，日用現行常顯示。殫思研精擬欲求，炎炎猛火尋浮漚。九峻見處何其隘，剛言展軸光千界。投子雲巖謾度量，演出

演入非相當。任爾從頭俱抹過，未許全肩能負荷。爭如者也并之乎，文殊普賢俱他奴。

次韻送妙藏主遊方後歸省慶壽獨菴和尚

舉步踏著長安道，觸境逢緣無不妙。睨睆鶯啼鍾阜松，聯拳鷺宿長洲草。紅吐南薰葵正妖，青點西湖荷葉小。半字滿字莫能詮，萬里碧天紅日杲。北山恁麼為提持，無端累汝成不了。如欲了，歸把老禪急推倒。

示趣侍者

原夢度茶無指趣，家家門首長安路。乾坤未剖早回頭，鷂子已過新羅去。崖崩石裂先天機，著著直爾超玄微。黃頭碧眼搆不著，龍睛鶻眼安能窺。藏器待時何慶快，矩範先宗毋自懈。霹靂一聲轟禹門，萬里脩途任行邁。

送里侍者

淨躶躶，赤灑灑，纔欲承當，便涉知解，一機瞥轉上頭看，萬浦千溪俱渤澥。有不有，空不空，堪濟苦厄開盲聾，善侍者拈一塊石，驚倒翠巖真點胸。向上機，絕比擬，陵轢古今耀寰宇，摩抄老眼北山頭，要看鵬搏九萬里。

送妙侍者之　京

淨智妙圓，本自空寂。逼塞虛空，無蹤無跡。狸奴白牯却應知，三世如來渾不識。道流志氣殊不凡，三喚聲前親薦得。倒拈榔栗上蓬萊，颯颯清風生八極。

送真侍者

頭頭俱妙，法法皆真。山河大地，那有纖塵。機先搆得便回去，手頭著著能通神。旋乾轉坤，不勞餘力。利生接物，堪據要津。滅却臨濟正法眼，少林花木回陽春。

送湧藏主

往來不往來，是藏不是藏。信口道將來，自然能諦當。直得四七二三，魂飛膽喪。縱饒德山臨濟，棒如雨點，喝似雷奔。至於呈橈舞棹，打地輥毬，弄出千態萬狀。臈月開敷十丈蓮，平地湧出千尋浪。道人祁川來，志氣一何壯。曾不待揚眉，所得超格量。風前笑別拈烏藤，萬里乾坤春浩蕩。

送贊維那

興化打克賓，赤土塗牛孀。罰錢設饡飯，瑣蛄恒腹蟹。當機一笑俄掀翻，敲空作響胡為難。插翅於菟笑林樾，凌風彩鳳翔雲間。江南二月春正好，頭頭直截無之繞。禪月堂前送別時，一箇黃鸝啼木杪。

送璞侍者

代人答話，對客敲牀。方鑿圓枘，那得相當。道流初未入吾室，浩氣直欲摩穹蒼。道流既已入吾室，胸中蕩蕩無留藏。便恁麼去，猶涉商量。直忘能所絕情謂，自然著著非尋常。斷索麒麟步天岸，叟駕騄駬馳康莊。妙喜竹篦，拗作兩截。番湖滴水，普灑八荒。竺乾四七，真丹二三。危分險布，謾爾誇聯芳。

送解空律師歸錢唐

法師初自錢唐來，青山秀拔烟雲開。盛談條章演持犯，辯傾河漢真奇才。邇遐聽受集如坌，利器鈍機咸遂願。異果珍花捷疾持，名香甘露非人獻。聲譽落落聞八紘，疑是南山今再生。為憐末運戒方緩，豈徒愛向人間行。法師今復錢唐去，一錫一瓶隨所住。天竺峰前訪舊遊，蘇臺月落杪欏樹。

送門侍者之徑山

不即文字亦不離，開口已知成第二，瞥轉機來向上看，別有清風振天地。百丈初參馬簸箕，胸中萬斛皆狐疑，鼻頭喫扭忽知痛，百億日月揚光輝。男兒學道宜奮志，擺尾直如赤梢鯉，等閑一躍透龍門，千峰頂上波濤起。

錢氏廉貞刊圓覺疏板薦父母請題其後

大圓覺海元澄寂，諸佛眾生不可得。曼殊平地起波濤，薄伽未免成狼藉。如來本起曾無因，況知無我兼無人。四病既離三觀泯，大千何處求纖塵。圭峰老禪太饒舌，無分別中恣分別。以疏註經鈔註疏，炎炎六月飄霜雪。草菴居士龐蘊流，圓覺妙義曾研求。臨終了了心不亂，出生入死何優游。其女孝思尤莫測，經疏命工重板刻。天長地久永流通，用酬生育劬勞德。佛華說偈聊稱揚，謗沉無醊譽金黃。森羅萬象齊起舞，笑倒階前石敢當。

送訓蒙菴住諸暨寶林

隨菴尊者吾法兄，全機妙用何縱橫？舌翻波濤筆風雨，聲譽拍肩嵩仲靈。入寂滅來雖已久，海內猶聞獅子吼，詵詵弟子盛傳持，星布城隍與休藪。訓師蚤依鍾阜顛，桶箍爆處參得禪，曾蒙吾兄親印可，餘子誰復能爭先？又向冷泉施一默，曷許智知兼識測？五十年中譚不全，四七二三傳不得。從茲話落叢林中，設施不與尋常同，驊騮固當出洼水，鳳凰終是遭樊籠。出處隨緣又隨福，圓悟當年尚歸蜀，寶林非為故鄉榮，也知自可追先躅。老吾客居鳳阜邊，來索贈行無可言，住山慎勿為名利，古人標格宜勉旃。

次蘧菴和尚韻示徐福遠

纔涉思惟非正句，安許耳聞兼眼覷。千聖繇來不可傳，堪笑維摩談不二。直下會得誠差強，自然便達無何鄉。頭頭物物盡成現，了知更不勞搏量。鼻直眼橫從此識，面向南辰看北極。借婆帔也拜婆年，騎賊馬兮仍趕賊。三要三玄俱擘破，臨濟德山生按過。莫嫌意氣何更多，大丈夫宜如此作。

次韻送天界田藏主

入雲巖室登鳳山，已了平生參學志，既能還却犀牛兒，等閑一默酬問字。摩醯正眼頂門開，山河大地無纖埃，那分暗合與明合，從教胡來并漢來。老吾渾沒為人句，傳燈廣燈白魚蛀，笑渠中邑太無端，剛把獼猴六窻喻。

送深維那

禪流毗陵來，厥志非小小。佛祖上頭關，一笑盡掀倒。三玄頓擘開，五位亦蕩掃。文殊杳無蹤，普賢何處討。大地風寥寥，十虛日

杲杲。桶箍墮猶遲，桃花開匪早。此去宜勉旃，大振少林道。

送雨知客

雨夜讀傳燈，窮神俱破墮。咄哉老龍門，還於炭裏坐。禪流切記莫學渠，學渠畢竟非丈夫。從來自握靈蛇寶，肘後況亦懸神符。北山無端與麼道，蚤是全身入荒草。撒手威音那畔行，自有清風來浩浩。

送閑藏主

如來四十九年說，大似烏龜喚作鼈。慶喜從頭結集來，又向虛空剛釘橛。柴瓣颺下還未然，竇八布衫都破穿。一氣轉得較些子，饁饟餽子尤堪憐。道人志氣殊猛烈，東請南詢要分決。叢林作者既親從，北山詎可重饒舌。楊岐正脉猶懸絲，此去未必容閑居。千尺長竿快須把，釣取東海吞舟魚。

示路侍者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直下洞達，只在目前。見得分明提得去，千手大悲攔不住，任運旋乾復轉坤，全機出沒無回互。圓悟初見東山時，鐵山萬仞何巍巍，小玉聲中打失鼻，金雞飛上闌杆啼。恁麼恁麼何奇特，眼裏無筋被他惑，擺手毗盧頂[寧*頁]行，方是西來好消息。

送瑟侍者

琴瑟箜篌有妙音，若無妙指不能發。含生本住如來家，良導不逢終莫達。所以圓悟參東山，周旋曾不辭艱難。闌雞一唱眼睛活，掉臂直過千重關。煆烹佛祖鉗鎚妙，有用灼然還有照。追風木馬山頭嘶，抱兒石女溪邊笑。道流遠來自霞城，執侍左右殊專精。負吾負汝俱莫論，要看萬里搏鵬程。

送性藏主(諱自性，建昌府人。)

父母生前那一著，未出盱江已了却，入門振錫繞禪牀，無病剛然要求藥。徑山恁麼為提持，黃葉謾止癡兒啼，頂門正眼皎如日，掉頭

歸去驊騮馳。秋山蒼蒼秋水碧，一句了然超百億，蛾眉女子鬍鬚長，舜若多神面門赤。

贈聰藏主

七穿八穴如來藏，從來只在毫端上。見得分明識得親，究竟依然非諦當。東山道箇鉢囉娘，尺箠剛把虛空量。雲門颺下柴一瓣，炎炎火裏飛清霜。我宗無法無語句，竹篦亦嬾向人舉。終朝兀坐觜盧都，那問負吾并負汝。道流來自金泉湄，胸中浩氣吞虹蜺。繞牀三帀卓然立，徑山更不勞揚眉。露柱燈籠齊稽首，風吹石臼空中走。一著全超曠劫前，釋迦不在然燈後。

示學藏主

大藏小藏俱拈却，演出演入那問著？千聖頭邊露一機，瘥病豈假驢馱藥？笑他德山口謾開，拭瘡疣紙從何來？跛脚韶陽欠敏捷，對一說也徒迂回。賴有東山較些子，畢竟何曾容擬議？當陽道箇鉢囉娘，明月清風播無已。幾多絡索都掃除，熊峰面壁輸老鬍；若到徑山門下過，還知居然在半途。道流別自有奇計，肯落他家圈襉裏；不畜粒米與莖蘆，坐斷要津接雲水。

送地藏主

地水火風空覺識，徧周沙界無形跡。一顆如來藏裏珠，紙衣脫下親收得。黑月即隱白月現，照古照今光耀炫。白牯狸奴解點頭，三世如來渾不薦。道流昨自吾鄉來，胸吞虹蜺何壯哉。竹篦一拗作兩截，鉢池吸盡生塵埃。秋風瑟瑟動高樹，拄杖穿雲忽歸去。他日人前恣拍盲，五色祥麟天岸步。

示春藏主

道人蚤歲來姑蘇，曾侍佛華北山裏，機先曾不待三呼，諸佛頓空無自己。柴瓣颺下鍾阜顛，神機出沒何超然？俊鶻翱翔戾碧漢，驊騮騰踏衝飛烟。凌霄峰頂重相見，那論日面與月面？明窻一榻草為茵，飯有黃糧蔬有莧。要識淡中滋味長，好思神鼎并法昌，草屋瓠酒尚誇詫，豈有千倉及萬箱？媿我未能行古道，賴子符合雅為好，相與扶持濟北宗，千古清風彌浩浩。有時拈起黑竹篦，具摩醯眼那能窺？電光影裏驀掣去，峰頂他年恣設施。

次佛幻法兄和尚韻示周道祥居士

真佛安有相，大道元無方，可見及可到，了知非吉祥。東平謾說能為善，思邈徒誇書梵典，當頭一著如未明，究竟皆為隨物轉。如今且莫問如何，放下只在一剎那，回斡天關轉地軸，盡皆繇我非繇他。

示繪藏主

道流未離栢山寺，已入徑山佛華室。及來燒香打問訊，鼻孔拈得眼睛失。德嶠撞著龍潭時，龍潭只把紙燭吹。一條白棒便胡楦，電砰雨射雷霆飛。箇般伎倆慎勿學，接響承虛轉成錯。掀翻舊轍展新條，渺渺晴空飛一鶚。

偈頌中

洪武壬子夏，予居虎丘，記司山中諸名勝，咸以偈見賀，遂成一首奉答。

海湧峰前一笑間，當機覿面不相謾，仰山夢裏神通妙，積翠胸中藻思寬。拈起布毛明體用，掀翻藏海絕波瀾，幾多鐵眼銅睛漢，一曲陽春和總難。

賀萬壽中道行藏主

道人纔入熙怡室，華藏重重盡揭翻，百草頭邊明祖意，一毫端上識根源。龍潭吹滅德山燭，良遂推開麻谷門，肝膽等閑俱裂破，蟭螟吞却鐵崑崙。

送僧受戒後還華亭

離心無戒亦無心，平地休栽荊棘林。法解不存塵自盡，妄情纔動業還深。四禪畢竟非成壞，十世何曾有古今。抑下威光重與說，朱涇船子是知音。

寄獨菴法兄兼呈西麓和尚

坐斷寰中更有誰，海雲深處足棲遲。銅頭鐵額言前死，鶻眼龍睛喝下迷。線路放開分內外，牢關把定絕毫釐。那邊別有真消息，只許渾家父子知。

寄臥佛融室法師

勝幢高建眾魔摧，白牯狸奴歎善哉，良夜月輪諸暗滅，中流砥柱百川回。上乘禪理詮方著，九會圓譚疏已裁，應有南詢童子至，願聞禪指閣門開。

送年藏主省母

汀蒲過雨綠芽抽，慈母年來況白頭。本是出家宜割愛，那堪逢景却生愁。負薪底用依盧老，捆屨何須効睦州。撒手到家無物獻，劬勞恩德一時酬。

賀蘧菴和尚住北禪

宿承願力擅多聞，蚤悟天台觀行門。千聖頂中施斧鑿，一毛頭上立乾坤。硎山糞火煨黃獨，金殿茶甌對至尊。此日北禪開法席，定應四海象龍奔。

送福維那再參天全室和尚

道人法戰龍河後，與奪臨機總自繇。猛虎豈曾飡伏肉，神仙何必待封侯。域中日月縱橫挂，塞外英雄叱咤收。却笑馬師施一喝，無端屋裏販揚州。

次薦嚴蘭江和尚韻送夏正因東歸

一念生時一佛成，恒沙煩惱等閑傾。頭頭盡是毗盧藏，在在皆為極樂城。抹過五時兼五味，掃空三慧及三明。風前唱起還鄉曲，竹杖芒鞋側耳聽。

次韻答前開原愚仲和尚

橫陳一榻古禪宮，高致超他五髻峰；拄杖欲拈機盡喪，伽陀纔出義俱空。舟航苦海長迷客，橐籥曹溪欲墜宗；禪不在譚那有病？舌長

應笑老黃龍。

寄天寧顯雪心

自與毗陵大有緣，度門重啟示單傳。棊盤石話喧天地，篾戾車人脫葢纏。赫赫紅輪消黑暗，雄雄大將據中堅。先師公案登時了，何待廿年三十年。

借全室和尚韻悼華嚴瑩中和尚

見得分明沒點虧，也應只有弟兄知。山塘路上同行處，水竹軒中一笑時。不特泥牛還汗下，直教石女亦心悲。莫言此話無分付，萬象森羅解受持。
解無偏僻行無虧，堪受賢王特見知。道猛初為綱領日，拙菴三宿觀堂時。玄風方振天龍悅，佛日俄傾草木悲。大定本無生滅相，頹綱此去孰扶持。

次韻寄定山貞松石

八月秋高月滿空，西來消息與誰通。蛇生繩上還因識，幡動竿頭不是風。能所量忘知見泯，離微根極是非融。松間宴坐蒲團穩，信是超然世少同。
顯出分明自劫空，遊梁歷魏要流通。神弓解破千重甲，鵬翮能搏萬里風。境不起時心不起，理圓融處事圓融。輸他濟北兒孫手，倒用橫拈自不同。

寄一舟和尚(時退天寧歸普照)

老禪出處曷優游，只為從來有一舟，上載便須教下載，入流終不肯隨流。蕞公桂棹呈還舞，誠老絲綸擲又收，且喜眾生今度盡，依然歸泊古灘頭。

月波軒

只為軒當湖上居，蟾來豈待夜深時？觸瀾不散非為妙，穿水無痕未是奇。投子酬僧殊特達，南泉拂袖涉狐疑，直教光境俱亡了，方與曹溪話合宜。

送淨心源住崇恩

捧檄東歸作住持，江城梅子半黃時，單傳門戶如能啟，累世風流便可追。拈出韶陽乾屎橛，揭翻寂照鉢盂池，教他海上參玄者，知得奚家有此兒。

次韻答報本武菴和尚

雙鬢皤然老景臨，囅然投枕起蘿陰。宗綱解紐雖非昔，佛日回光在即今。水漲定應船自汎，醯酸還有蝺爭尋。祖翁一片棊盤石，何翅價高逾萬金。

用韻示別海居士童福宗

少室門庭未共臨，認陶多是錯為陰，等閑踏著渠非我，奇特商量古到今。說處意根須用絕，覺時夢境曷能尋？野狐種族徒成隊，一角麒麟自冀金。

寄徑山敬中和尚

昔同承聘入　皇都，騏驥駑駘曷共途。道業黃楊逢閏歲，神機驕將得靈符。為人慣用山頭鯉，老我徒看屋上烏。聞道室中籌欲滿，其如才俊正奔趨。
天下名山五髻峰，欽承　帝命闡真宗。號頒國一恩同渥，茶盪延和道並隆。井底蓬塵休舉似，南山筐笋好流通。衝樓跨竈猶閒事，絕喜遙同月下風。

寄松隱唯菴和尚

問法如雲咳唾酬，東南祖道近逾優。豈唯鑄印即銷印，應是看樓還打樓。四十二門彈指頃，百千三昧一毫頭。諸方作者皆兒戲，不似翁翁輥綉毬。

悼靈谷隨菴法兄和尚

妙明心印得真傳，十載　皇都闡化權。擊虎不施三尺箠，釣鰲時下一棬攣。旋嵐遽偃陰涼樹，苦海俄翻般若船。牢落叢林秋日冷，希音誰復奏鯤絃。

寄承天東堂野舟和尚求題先人道巖居士傳

目飛巖電貌含霜，大法元龜佛紀綱。俯仰周旋皆祖意，笑譚怒罵盡文章。趙州老去機尤峻，天瑞傳來道益昌。大施門開無雍塞，先人猶待發幽光。

次韻答天封密印宗和尚

鍾阜山頭海湧峰，幾回連榻話先宗。宏機密用難窺測，奕世真傳克紹隆。路轉千盤單騎入，珠穿九曲一絲通。巖頭雪嶠鼇山店，合豎降旗在下風。

送正維那

提起金鎚耀日明，百千諸佛膽魂驚，神魚定逐春雷去，彩鳳寧遭鐵網縈？興化棒頭施重罰，翠巖堂上笑相迎，不消謦欬都拈却，雲外青山一帶橫。

示興藏主

空劫已前一段事，明明動植共宣揚。彩鴻戛漢橫秋影，丹桂含風吐晚香。大藏固知詮不及，祖師猶是錯論量。道人胸次機輪活，化腐為奇別有方。

次韻答前崇聖性源和尚瑀書記禧藏主

笑別常人棄却山，翩翩野鶴自東還。全機妙用誰能測，一種高風孰敢攀。慶喜無端分八藏，黃龍特地立三關。嗟予老不能忘世，塵土奔馳覺厚顏。

示機藏主

東山道箇鉢囉娘，杲日揚輝洞十方。遮表二詮渾莫及，君臣五位曷相當。機先坐斷千差路，頂後常輝萬里光。一著更能超列祖，木瓜枝上覺花香。

送銘首座之杭

小玉聲中得路歸，揭翻藏海顯全提。不施一喝分賓主，脫略羣機絕悟迷。丹鳳定應翔碧漢，蒼龍安肯困淤泥。春風西子湖頭路，白鳥雙雙度柳堤。

送澤維那

一聲佛下一聲槌，正是虛空粉碎時。露柱燈籠齊起舞，木人石女盡掀眉。智如鶖子應難測，辯似空生謾度思。相送不煩重指示，秋風淅淅黍離離。

示崧維那

師資緣遇信非輕，豈比尋常世俗情？不是克賓心自肯，也知興化令徒行。石人頷下鬚方出，鐵樹枝頭果已成，我既入泥仍入水，闍黎道眼合須明。

送紀維那

選佛場中曾法戰，不勞叱咤定封疆，萬方烽燧俱消殞，六聚魔軍悉遁藏。徹底明宗猶第二，透峰見性也尋常，龍泉未出豐城匣，已有寒光射斗傍。

送楙維那

宣州一箇木瓜種，接影連輝徧八荒。洞裏碧桃難並茂，月中丹桂合同芳。壽山雨潤根應活，崑阜風清花已香。佇看他年成大器，叢林千古作陰涼。

示播維那

桶箍墮地便知歸，未是懸崖撒手時，語透重玄猶涉解，心空萬法尚存疑。若耶溪上蘋花白，斜玉峰前木葉飛，何用北山多指註？當機無順亦無違。

示施了全居士

了知全性復全脩，祖意明明百草頭。謂有得時安有得，不堪優處却堪優。雙眸炯炯懸穹壤，萬境紛紛任獻酬。抹過衡陽龐蘊老，腰錢

騎鶴上揚州。

送熏維那

北山多眾已綱維，自己靈源合自知，非似殿中陳佛處，端如堂裏白槌時。桶箍墮地元非妙，露柱生花未是奇，掃蕩二三并四七，洞庭波漾碧琉璃。

次韻答澱山仁默菴

東敲況復解西撾，箇是雲巖真克家，絕類獅絃瘖眾響，豈同蛙步[馬*展]泥沙？炎天普下繽紛雪，臘月遄開爛熳花，老我住山無異策，長年一鉢作生涯。

送煥維那

未曾舉起解承當，觸境隨時煥本光。水綠山青非點染，鴉鳴鵲噪豈尋常。却憐德嶠能焚疏，深笑雲峰事化糧。津筏四生恢列祖，理應時至自然彰。

示乳侍者

侍者參得禪了也，須知更有上頭津，有呼有應投籠鳥，全境全心滯網鱗。金出鑛中猶待鍊，乳非城內始為真，佛華老矣慵忉怛，雲斂蘇臺月色新。

送玘藏主歸崇明

等閑抹過布毛機，半夜金烏海底飛。書字藏空渾是妄，側身對客亦成非。聖凡迷悟空中翳，霧露雲霞體上衣。沙浦潮生家已到，菊花香噴滿林扉。

送信藏主之武林

信脚踢翻華藏海，扶桑夜半日輪紅，翻身獅子曾無訣，掛角羚羊豈有蹤？頓復真規并素範，掃空密證與潛通，武林故舊如相見，為道年來兩耳聾。

送頓侍者

一聽闌雞拍翅啼，胸中無悟亦無迷。凡情聖解俱消泯，妙旨玄言曷用提。達磨徒煩來震旦，永嘉空自到曹溪。　帝城此去春光好，渠柳條長水面齊。

次光孝萍菴韻贈徑山嚴藏主

的是衝樓跨竈兒，行藏語默總玄機。鉢囊向自鍾山付，錫杖今從徑塢歸。大法有源能力討，芳名無翼自長飛。度生悲願扶宗志，此去毋令或暫違。

示湛侍者

千聖頭邊有一機，當陽搆得絕離微，脫韝俊鶻衝霄去，戴角於菟插翅飛。三喚三酬還涉解，全心全佛未忘依，試看倒用橫拈處，忿怒那吒也失威。

示鑑藏主

心鑑圓明洞十虛，中天雲淨月輪孤。靈光赫赫輝今古，妙體如如離有無。五教三乘徒展演，單傳直指強名模。木人拍手泥牛舞，驚倒西來碧眼鬍。

示宣維那

少林一段大因緣，物物頭頭共廣宣。窻外黃鸝方囀竹，溪邊綠柳正含烟。翠巖有計煩營炭，興化無端要罰錢。截斷兩條明暗路，閻浮樹在海南邊。

示亶維那

疊妙重玄力討尋，到頭都是枉勞心。片言解使凡為聖，丸藥能令鐵化金。妙喜宗風無指的，閻浮佛事在聲音。目前法法無遮掩，鷰囀碧桃春正深。

示奎維那

威音那畔箇消息，顯露分明在即今，要辨泥中還有刺，須知法外本無心。撐天拄地何殊特？撥草瞻風謾訪尋，脫落桶箍方悟去，流鶯已過綠楊陰。

悼示光震止菴

十載高居四示堂，為人曾不憚敷揚，揭翻佛祖開玄路，掃蕩荊榛化寶坊。曉角驚殘槐國夢，旋嵐吹倒葛藤椿，白雲早世人皆惜，非我同門獨歎傷。

送洪維那(受業法華寺)

直指單傳無授受，法華七喻與三周，非權畢竟元非實，有放還應亦有收。室輥木毬憐雪嶠，牀懸麈拂笑洪州，箇般保社俱休入，草偃風行得自繇。

次韻賀萬壽象初禪師

早從梁邸印心來，皂角燈心鋪慣開。妙用電砰還雨射，玄談玉轉又珠回。吸乾眼底西江水，細抹階前下馬臺。如此話頭重舉起，石人笑豁半邊腮。

悼呂敬夫(書華嚴誦法華)

學博才優德行隆，參禪況亦邁龐翁。十玄六相毫端上，七喻三周一念中。生滅去來那有相，聖凡迷悟本無蹤。我來獨弔邪旬後，潮滿寒塘月滿空。

次萬壽象初韻送旻藏主

拶破機先那一關，回天轉地不為難，直教攬草皆成藥，安用推波更助瀾？湖上山排青玉案，海門月湧爛銀盤，瞿曇四十餘年內，剛要將來寄舌端。

血書楞嚴為胡覺性題

佛頂楞嚴義甚深，言言戛玉又鏗金。如來演暢三摩地，菩薩修成萬行林。見不見時名正見，心非心處是真心。指頭一滴娘生血，流出

尤能冠古今。

夜坐示謝玄機居士

夜雨頻將栢子然，掀翻疊妙與重玄。大千界在毫端上，不二門開曠劫前。靈運鑿池獹逐塊，通玄造論蟻尋羶。寥寥坐斷言思表，海寺鐘聲隔岸傳。

送廸藏主

寶藏圓成自劫空，眾生諸佛體元同，得來不假資熏力，顯出非煩啟廸功。洛浦置書龜曳尾，德山燒疏鳥投籠，豁開頂[寧*頁]金剛眼，海岸瞳曨曉日紅。

示英藏主

揭開自己光明藏，那問往來非往來？自古自今常烜赫，無脩無證絕縈迴。手頭落落神機活，頂[寧*頁]堂堂正眼開；黃蘗三番打臨濟，平於淨地輥塵埃。

示進侍者

三喚聲中親搆得，臨機總不失其宜。迦提鉢水投針處，圓悟闌雞拍翅時。向上自來曾不昧，胸中從此更無疑。奚翁三尺金剛劍，有待他年恣設施。

送初維那

一槌打著最初機，直得無毛鐵鷂飛。萬壽堂前風颭颯，七金山外日暉暉。豈惟全照仍全用，況是有儀還有威。歸去故園聊暫息，參方心志莫相違。

送琇維那

維那名與我名同，正合全肩荷此宗，潦倒慙無圓照德，瓌奇似有法雲風。金槌颺下無諸佛，椰栗橫檐入萬峰，拈却三玄與三要，曉庭雨歇若榴紅。

示有維那

驀地金槌輕颺下，北山頂上浪翻空，孰論有學并無學？誰問宗通與說通？黃蘗棒頭謾濟北，翠巖笑裏賺雲峰，須知別有超然處，北斗西移南斗東。

悼清塵外菴主

憶與交遊三十年，幾回松下夜牀連。掃空五教無餘法，擘破三玄作兩邊。忽爾郭郎絲線斷，依然竇八布衫穿。從教破屋隨紅燄，留得莖茅翠拂天。

謝傅復初醫士

老去偏多疾病侵，扶持衰幻曷堪任。祛寒必藉綿州附，養胃還須上黨參。思邈豈無援世術，毗耶徒有利生心。朝來起坐渾如舊，寫罷伽陀復自吟。

送述侍者

列祖傳持只此心，洞然無古亦無今。花明柳碧非他物，燕語鶯啼盡正音。原夢度茶安可及，敲牀示客却堪任。大鵬展翅九萬里，孰謂南冥烟水深。

送善藏主

雞唱闌干驀轉身，踏翻藏海起紅塵。層霄飛舞九苞鳳，天岸奔騰五色麟。得處既能無向背，用時應不有疎親。故園歸去秋光好，桂子飄香菊蔬新。

血書華嚴為壽寧安長老題

華嚴大典冠諸詮，瀝血書成豈小緣？百十餘城俄頃徧，三阿僧行一生圓。羣峰頓落須彌聳，眾曜潛暉杲日懸，却笑善財空費力，南詢走得脚皮穿。

寄佛幻法兄和尚

慙愧交承主徑山，羨兄高致莫能攀。清風浩浩南堂遠，古道悠悠積翠還。禪病不談機自峻，慈顏無改鬢從斑。佛華近亦歸東院，天地能容二老閑。

次韻答前因聖玉坡禪師

霅溪深處掃閑扉，祖佛無心更欲為。離相本來還離性，無禪畢竟亦無師。虛檐竹動風生處，遠嶺雲開月上時。萬象熾然常演說，山翁那用折松枝。

贈天界習藏主

金雞唱處透玄機，換調移腔任設施，習學詎應殊絕學，有為終不異無為。毫端現剎元非妙，空裏書經未是奇，提起夜明簾外話，優曇花綻不萌枝。

示昌維那

本來無對待，何用更商量？坐斷聲前路，輝騰腦後光。竹菴心獨苦，佛眼舌何長？老我疎慵甚，誰能抖屎腸？

示初侍者

布毛初舉起，閃電孰能追。擬議還成礙，思量更涉疑。龍潭滅燭處，德嶠揭簾時。一擲他方外，燈籠展笑眉。

示俊侍者

扇破索犀牛，鹽官匪善謀，當機能脫略，隨處得風流。覓火清波底，捎鯨碧樹頭，北山雖強項，亦為爾掀眸。

次韻答前北禪照菴法兄和尚

奚家真種草，觸處解鷹揚，高揭胸中鏡，斜輝腦後光。風雲藏杖屨，江海飽星霜，大坐高登處，施為別有方。

謝管叔純書南嶽戒儀

未舉毛錐子，戒文書已終。安容曇諦會，不許道宣通。取相還成礙，無心尚滯蹤。爐薰初展處，南嶽聳晴空。

為道日損次普慶振此宗韻

饑飡冷著衣，應用但隨時。禪已無心坐，經何有意持。春光從自去，逝水任東之。誰謂千年教，危如九鼎絲。

贈圓藏主

默酬僧問字，大藏實難詮，懵懂焉承領？聰明曷受傳？毋添眼裏屑，好種耳中田，迥出威音外，秋空夜月圓。

示奇侍者

吾宗奇特事，畢竟絕言思。便是猶非是，能知亦未知。勿將禪板度，休待布毛吹。烏石嶺頭見，當機何太遲。

示臻藏主

擊碎藏中珠，光明爍太虛。頂門開正眼，肘後卸靈符。妄泯真還泯，心如境亦如。要津輕坐斷，靠倒老臊鬍。
南石和尚語錄卷三

南石和尚語錄卷四

門人　良玓　等編

偈頌下

佛誕

纔出胎來便自尊，周行特地弄精魂。渠儂本是風塵客，慎勿當陽叫浣盆。

石崖

屹立空中萬仞高，幾人斫額謾徒勞。要知險處平如砥，撒手須親到一遭。

訪隹仲行

鹿飲泉頭老作家，如何不肯上龍華？我來相見無言說，問訊燒香便喫茶。

贈虎丘喜藏主

扶桑國打禾山鼓，海湧峰參臨濟禪，擘破三玄與三要，風搖江柳綠如烟。
毗盧閣下鬼仙詩，四海禪流切要知。看盡元來惟一句，若言一句早成疑。

寄前永懷觀無我(時住淨慧菴)

是窻是壁總書心，脫賺平人用計深。露柱堂前開活眼，高山流水有知音。
喝下有賓兼有主，胸中無我亦無人。一千七百陳年話，直截掀翻語路春。

病中寄奐天章并諸名勝

身本是空誰受病，病無身受病還空。此時無處存知解，隔岸斜陽映水紅。
石牀烟裊瓦爐香，千聖頭邊較短長，兩口果然無一舌，莫將消息到諸方。
堂堂臨濟下兒孫，重按輕提廓頂門，七穴八穿無味話，何妨嚼碎鶻侖吞。

贈萬壽達首座

彈壓叢林氣象新，金毛獅子解翻身。等閑拈出眉間劍，驚倒閻浮主地神。

贈嚴藏主

古教照心心自明，莫將粟柄當禾莖。德山只見龍潭老，毒藥醍醐一道行。

送南維那

佛未生時下一槌，刻舟求劍不勝遲。脚頭幸有知方眼，肯學尋常擿埴兒。

心海

無形無相亦無名，萬象森羅一印明。諸佛難窮深與淺，古今錯喚是滄溟。

禮應菴和尚遺像

梅陽特愛老歸宗，能使楊岐正脉通。末代不知先德意，布伽梨下立門風。

賀琛石隱住菴

住院住菴無大小，都來只要藥頭靈，祥公不下蓮峰頂，冷語閑言自好聽。
不辭杓柄手親提，入水何妨更入泥。海上士民緣已熟，好教一一到曹溪。

送戩履菴住宣城多寶

草屋單丁非是陋，千倉萬礎豈為榮？杖頭突出金剛眼，贍部洲中話自行。

行化途中偶作

六度門頭第一機，皎如千日晝揚輝。相逢不憚頻頻舉，自是時人會者稀。

勉習三經(并引)

洪武十一年，　皇上以萬機之暇，愍念吾徒為佛弟子，鮮能精通教典，深究禪學，特頒　睿旨，俾習般若、心經、金剛、楞伽，晝則講演，夜則坐禪，務期曉達，豈非古佛應化而弘宗教者耶？臣僧文琇誠慮吾徒不能仰承　聖意，精勤習學，因說七偈以勉焉。

聖皇親受靈山記，手執金輪御萬方。詔諭僧徒令講習，叢林頓覺有輝光。
印心莫讓楞伽妙，蕩相無如般若親。會得三經真的旨，千紅萬紫一般春。
了知緣句非緣句，要識真空本不空。轉得身來堪喫棒，却將消息與君通。
佛法淵源豈易窮，直須日夜痛施功，一朝覷破經頭意，鐵壁銀山有路通。
得旨須令見莫偏，禪非異教教猶禪。羣盲摸象言諸色，究竟何曾得象全。
註釋諸師各本宗，同中有異異中同。但當體取如來意，莫墮尋常死語中。
窮通教典與參禪，是大因緣非小緣。幸遇　聖君能注意，吾徒何事不加鞭。

看花示楊月軒

偶來東院一凭闌，紅白花開錦綉團。最愛南泉好言語，時人只作夢中看。

寄盈藏主

海雲道人到江上，夜話知兄在海雲。却是八年前會處，真如松下日初曛。

寄靈源講主

老來萬事已都忘，日月昇沉一任忙。喫飯著衣隨分過，了無心念想西方。
七軸靈文一篆烟，閑房消盡世間緣。夜深燈暗鼠虫出，翻落茶瓢臥榻前。

江居自述寄元一宗

平生癡鈍百無能，結得茅茨在釣汀。接脚柴牀榆木枕，夜多一覺到天明。

江居雜言

聖皇不忘靈山記，詔起叢林有道僧。高據大牀譚大法，果然續得少林燈。
閑齋獨掩晝沉沉，碧色浮階蘚暈侵。一住江皐今十載，世間誰識道人心。
壁粘祖偈風吹落，簷罥蛛絲雨打開。滿徑綠陰花落盡，門前百鳥不曾來。
一室寥寥秋夜長，悠然獨坐破柴牀。明明有句道不出，江月松風自舉揚。
勸人架屋著閑漢，平地上堆三尺泥。三世如來不知有，養雞意在五更啼。
虎馴當道翟三叔，鬼助開基響大師。一片江光淨如練，倚闌獨立夕陽時。

次韻答蘗菴

道人行處火燒冰，湊泊那容座主僧？箇是木瓜真種草，光明輝耀劫前燈。
識塵緣影久銷沉，萬境紛紜作麼侵？坐斷古今空佛祖，海風推月到天心。
祖庭觸處蔽風塵，鐵石心腸亦愴神。大展挈綱提領手，也知須是斗南人。

小軒叢竹大江湄，雨足春深笋蕨肥。五彩雲從天外至，一雙鶴向樹頭歸。

次韻寄慧性泉

行道匡徒第二頭，茅茨竹榻萬緣休。獻花釋梵來無路，渺渺白雲千頃秋。

次韻答法性海留別

坐對圍爐撥冷灰，一聲鴻鴈海邊來，此中不與同人遇，謾把柴門竟夜開。

寄慶壽獨菴法兄

丁家寺裏話分携，恰恰黃鶯柳外啼。屈指數來今十載，鬢霜應重似當時。
瞥轉當頭那一機，逢人專勸念阿彌。昔年扁鵲咸陽去，只說偏能治小兒。
弟子編成淨土詩，三千里外寄江湄。聲槌普請師僧看，燁燁虹光射布衣。
秋來吳水不勝清，雲淨燕山月更明。若謂弟兄心不問，也知猶未出常情。

送僧之徑山(此偈因緣寄呂敬夫，故著語於每句之下。)

五髻峰高凌碧漢(千聖仰之不及)，長年不見一人遊(可知禮也)。道流志氣吞虹蜺(只恐不是玉)，拄杖穿雲到上頭(未敢相許)。
石瀨灘頭繫野航(未是到家時節)，山雲漠漠樹蒼蒼(好箇消息)。欽師面目分明在(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見得依然未厮當(玄關更有百千重)。

題血書楞嚴

八還辨見七徵心，直向勞生痛處針，於一毫端輕抹過，曉霜紅葉滿東林。

道山贈周道成

只在尋常日用中，豈居南北與西東？趙州指出墻外底，何翅高於萬仞峰？

次韻送盛藏主

擊碎玄關那一重，千溪萬浦盡朝宗。德山燒却青龍疏，空裏蚊虫弄猛風。

無鏡

從來一法何曾立，只箇容成也不留。却笑雙林還有照，尚來臨水自觀頭。

寄薦嚴蘊道微

東吳禪法正荒涼，喜見開筵古佛場，無限芯蓎爭聚集，左肩偏覆聽敷揚。

送有維那

諸方作者贈維那，饡飯桃花舉更多，萬壽不能循眾例，點茶相送下前坡。

送茂維那

雲峰聞得桶箍聲，錯認廚中火板鳴，却笑翠巖猶儱侗，朝來特地笑相迎。

塑三世佛化人念佛圖

巍巍相好紫金山，只在尋常一念間。要使人人親敬禮，又煩塑出大家看。

笑菴贈羅覺悟

一見花枝便破顏，飲光真是管窺斑。爭如兀坐茅簷下，百鳥不來春晝閑。

心鏡贈蔡妙靜

法性爐中親鑄出，信知元不是青銅。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一照中。

化長明燈

一椀燈然古佛堂，長年粲粲復煌煌，雖然本自無昏昧，也要當人共發揚。

宗淵贈海維那

滄溟浩浩殊深廣，誰道滄溟向此歸？縱是文殊難徹底，夷溪孺子曷能知？

送疎山盟藏主

木蛇頭上放無端，鐵壁銀山萬仞寒。一默已能輕抹過，三吳百越任盤桓。

送皎禧二禪人禮峩眉

普賢朝夕鎮相隨，參禮何勞特遠之。見堠子名能識路，始知元不在峩眉。
峩眉翠掃雨餘天，赤脚波斯鼻孔穿，更待象王雲裏現，依然墮在髑髏前。

示甫維那

賜棒罰錢仍出院，却憐興化計何深。向吾未舉先知得，已逐流鶯過柳陰。

示高侍者

學道先須志趣高，雨簑霜履不徒勞。幸然頂眼明如日，何待北山吹布毛。

次韻答智門澤天霖

諸方浩浩播玄風，伯樂歸來萬馬空。不舉蓮花與荷葉，自然越格又超宗。
大開門戶接禪流，那問南州與北州？直截更無些蓋覆，白巖雲淨月如鉤。

送虎丘南侍者之靈谷

小玉聲中得指南，不虛親見老雲巖。明朝拂袖鍾山去，千里東風一布帆。

析蘧菴和尚偈示吳淨完居士

自心是佛鮮承當，剎剎塵塵放寶光。夜聽松風朝聽雨，寒來向火熱乘涼。
念到心空佛亦忘，更無餘事可思量。柴牀睡覺東方曉，紅日暉暉照竹房。
坐斷自家真淨土，九苞彩鳳丹霄舞。黃面瞿曇非是佛，缺齒老鬍豈為祖。
更於何處覓西方？馬廐牛欄正覺場，潦倒蘧菴剛指註，分明好肉上剜瘡。

示暹侍者

與汝往來者是藏，當陽拋出鐵崑崙。等閑一擊百雜碎，半夜陽烏出海門。

示鎰侍者

國師三度喚侍者，侍者三回酬國師。不是須彌安芥子，分明芥子納須彌。

示縫人馬生

大千沙界一端布，覿面相呈見也麼？好把金刀輕剪破，為吾製取鬱多羅。

示實維那

北山為說真實話，道在尋常日用中。化得糧歸仍化炭，翠巖老漢得雲峰。

送堅維那

罰錢喫棒匪尋常，鐵石心堅始克當，且喜北山無許事，不須傳說到諸方。

寄法喜仁敬中

準高僧寺去譚玄，屈指于今又四年。秋水挼藍山撥黛，封書不用鴈魚傳。

靜山

一峰兀兀復巍巍，任爾旋嵐八面吹，劫歷僧祇成又壞，巋然曾不動毫釐。

送萬壽宗侍者

禪月機先達此宗，凡情聖解廓然空，南陽三度喚侍者，濕紙將來裹大虫。

化茶

入得吾門便喫茶，風流越格也堪誇，雖然用處無多子，領略須還是作家。

示禧侍者

饑飡渴飲困來眠，日用頭頭自顯然。報眾巡廊虛捏恠，少林門下本無禪。

次韻答送祥簡菴和尚

京畿道俗共懽呼，屹屹泉巖碧漢孤。與奪縱擒全殺活，神機曾不讓孫吳。

師兄妙解服羣公，融會千差到大同。南北東西天地濶，塵塵咸播少林風。

送承天斆維那

峩阜曉來雲霮霨，長洲雨後水漣漪。翠巖堂上笑迎處，畢竟何曾異此時。

宅心示中維那

尋常不離一毫端，能所俱忘作麼觀。堪笑神光迷本妙，却從鼻祖持求安。

送忻藏主

野水白蓮滄海遠，湖山翠聳碧空寒。渾崙一箇毗盧藏，莫似從前作境看。

古石

威音那畔一盤陀，元自天成匪琢磨。若也更論心內外，已隨秦[竺-二+乘]過新羅。

明白菴首座鬃髮表𩰫結萬僧緣

一僧緣結萬僧緣，善法堂前寶網懸，囓鏃一機能倒用，不同契此覔文錢。

病中偶成

病裏逢人口嬾開，床頭木枕不曾推，銚烹山茗鑪然栢，童子應門接往來。
淨名臥病毗耶室，佛勑文殊特問安。身毒真丹成話柄，老僧終不被他謾。
一回熱了一回寒，腦痛腰疼骨又酸。欲覔病從何處起，木人拍手舞雲端。

示管叔純(正因)

道人已達本源心，遇境逢緣克荷任，却笑外邊之遶者，盡成擔草棄黃金。
隨時俯仰與周旋，那假持心常一緣？公暇書經仍念佛，頭頭盡是少林禪。
九衢人馬日奔忙，富貴榮名滿　帝鄉。住得久來心自穩，彌陀觸處放毫光。
昔年相見練溪濱，此日相逢白下門。土榻蒲團松火冷，並無佛法可譚論。

禮法眼祖師塔

不撥萬象撥萬象，鷂過新羅十萬程。潭北湘南無覓處，月明潮撼石頭城。
只將明道便為功，見色聞聲不用聾。一切但教仍舊去，言中有響句藏鋒。
地藏指頭親薦得，塵毛剎海露堂堂，江南江北參玄者，窣覩波前聽舉揚。

送悟長老住崇恩

住山不易苟如知，歲久應能大有為，藥嶠牛欄煨糞火，至今光耀滿坤維。

贈髮生

五蘊山頭荒草盛，歷塵沙劫未消磨。寶刀一舉都除却，也與從前不較多。
兩目昏花已少明，耳根閉塞髮髯鬠。吳生刀鑷精來久，識取箇般癡鈍僧。
髮生脚未跨山門，金鑷聲聲到耳根。好箇為人消息子，不知誰是解知恩。

山中懷古

山上鯉魚井底塵，無端費盡老精神，晚生總不能勞擾，慚愧也為同里人。(國一)
吾宗直截貴亡詮，鷂過新羅萬八千誰謂寥寥天地內，雲牙過後世無賢(無上) 。

光靴任爾自光靴，開口何曾動齒牙？縱是目機銖兩客，後園茄子已開華。(法濟)
平欺佛祖眇諸方，倒握竹篦誰敢當？殃害子孫無日了，合應盡世貶梅陽。(妙喜)
月臨溪水碧粼粼，日照孤峰翠色新，喚作祖師玄妙訣，欲投東魯却之秦。(真歇)
正法眼藏破沙盆，黃河九曲出崑崙，非心非佛又非物，不是興家是滅門。(密菴)
賜經建閣渾閑事，水到渠成亦未真獨有舉拳交互處，分明好笑又驚人(別峰)。
特旨移幢上徑山，時時欲要見慈顏，曾於鷲嶺同聽法，今日重來現世間。(佛照)
邛州磁碗遂州鉢，價重渾無物比倫，莫道世間人不識，一回拈出一回新。(無準)
眼生三角似愁胡，恆恆奇奇一解無，慣使三脚驢拽磨，如何也上祖師圖？(藏雲)
鯨吞海水露珊瑚，挾策親曾上帝都，千古禪宗如按堵，叢林誰識赤鬚鬍？(雲峰)
凌霄峰頂棊盤石，斫破幾多人腦門，若只又從言下覓，却成記劍刻舟痕。(寂照)
只言格物理非常，物格誰知趣更長？不向人前呈半偈，誰知措大會文章？(子韶)
梵語唐言成一塊，吾家三昧俗人知，從茲更不藏頭角，逢著詩人便獻詩。(濟川)

次韻送靈隱秀藏主

不滯文身與句身，未離西蜀早知津。倒拈即栗逢場用，真是靈山會上人。

送慈書記

黃龍怒枕擲雲峰，撞著慈明大脫空，徑塢不拈三頓棒，願言奮力繼高風。

寄陸覺海

蚤結長期限已圓，住行坐臥總為禪。春風二月婁江上，楊柳絲絲盡帶烟。

贈沈伯祥(閱華嚴)

眼裏能聞耳裏觀，重重華藏一毫端，善財特地南方去，剛被文殊苦熱謾。

次韻答野雲講師

采雲飛上五峰頭，卞璧陏珠曷與侔？龍象滿堂來競看，越山吳水只空遊。

次韻答前薦嚴宗竺源

閑房一榻古城陰，曲几團蒲識此心。名落乾坤今古重，趙州元只住觀音。

次韻答淨秋江西堂

閑房古寺樂優游，不落無脩與有脩，却笑鰲山深雪夜，雪峰剛要問巖頭。

示默藏主

往來與不往來同，畢鉢羅巖死水中。玄辯樞機空蕩蕩，少林門下路方通。

法語

示傳禪人

單傳一著，曾無委曲。說無委曲，早是落七落八了也。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雖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正是第一等拖泥帶水。所以道：便是猶倍句，動目即差違。若問曹溪旨，猶成第二機。雖然，這般根器今亦罕有，且於日用之中密密參究，登山渡水、喫飯著衣、語默動靜，莫令斯須有間，直得五欲八風無入作處，歷歷明明，更無毫髮許為障為礙，亦未為究竟。直須啐地

折、曝地斷，大死一番，方能慶快平生，然後入佛入魔、入邪入正，總是平等境界，便解垂手塵勞、應機利物，為末世光明幢矣。

示桂正真

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這箇公案是破生死網之利劍，斷煩惱樹之巨斧，但於折旋俯仰之際，行住坐臥之間，密密參究，頃刻不忘，日久歲深，自然純一，不提自提，不舉自舉，絲頂至踵，通身只是這一箇話頭。到恁麼時，從前塵勞妄想覓一絲毫起處了不可得，驀然漆桶底脫，前後際斷，方知大聖原在泗州。雖然，猶有末後一著在。塗菘善女人桂氏正真，宿熏善種，深信已躬一事，出紙求開示，因書前語以貽之。

示潘正智

若論此事，猶如太虛，本無形相，豈可以青黃赤白、長短濶狹而能比況？本無方所，豈可以奔走馳逐、窮討尋覓而能造詣？本無事理，豈可以雄譚博辯、眩耀知見而能髣髴？本無玄妙，豈可以利根上器、舉一明三而能咂啖？設使於形相泯、方所空、事理亡、玄妙絕處挨拶得出，亦是弄識神漢。直饒總不恁麼，別有轉身一路，亦是依草附木精靈。雖然，若是得底人轉轆轤地，自然處處歸源、頭頭合轍，物我一妙、境智一如，盡大地無纖毫許為障為礙。縱得恁麼，亦未與此事相應在。豈不見三角禪師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蚤已蹉過。時麻谷出眾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三角云：蹉過了也。谷便掀倒禪床，三角便打。有如此體裁，方能擔荷此事，如擊石火、如閃電光，豈容擬議？練川潘正智居士雅號一如，切切偲偲有擔荷此事之志，必期囘地一番而後已。若囘地一番，則前之所說速付丙丁無疑矣。所以道：若人學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且喚甚麼作智劒？有智人前莫舉，無智人前莫說。

示沈正行

正法眼藏，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展轉相傳，至於菩提達磨，始以此道傳于此土，乃為初祖。復傳至曹溪，遂枝分派列，彌滿天下。是皆以心傳心，以器授器，曾無毫髮差悞，總是大力量人目機銖兩，於毫毛未動之先便能領略，又豈如文字之師、義學之士，章分句析，巧辯曲喻，以為傳授者哉？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

法與人。後代法逐時遷，根漸昧劣，遂教令提箇話頭，亦不得已而然耳。練川沈正行居士深信此道，參究趙州和尚無字話，請語為警，因謂曰：這箇無字是一柄吹毛劍，要將心識所有起滅不停底，如一綟絲相似，一斬斬斷，更不相續，常令歷歷然、迥迥然，則本有佛性不離一念，自然廓爾現前矣。沈正行宜著精采。

室中勘辨

師垂語云：道源不遠，在甚麼處？　祖師西來，為甚麼事？　菩提無樹，誰為立名？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扶杖傍人門。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堂前倚露柱。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性命屬他人。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手握金剛杵。胡覺海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云：你俗人家，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云：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胡擬議，師遂喝出。

一日，師見一僧庭中行過，遂厲聲云：屋簷坍下來也。僧遂仰望驚懼，師云：鷂子過新羅。

師纔見僧入門，便云：你這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僧云：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云：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擬展坐具，師云：我這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僧云：和尚慈悲受禮。師云：笑倒門前青石幢。　僧請問：昔有僧問巴陵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意如何？師云：你問我。僧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鬻瓦鉢，破蒲扇。僧云：某甲不會，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鉢好盛餅，扇好取風。僧擬議，師厲聲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出去。

師問侍者云：南陽忠國師一日三度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你還會麼？者云：也只為老婆心切。師云：你恁麼會，國師汗臭氣也未夢見在。者云：望和尚點破。師云：待鉢盂峰點頭向汝道。

題跋

北澗和尚墨跡，為漸藏主題。

吾宗先德善於詩文者，非以此自多，欲敷暢佛理，曉人心地耳。明教曰：禪伯脩文豈徒爾，要引人心通佛理。此之謂也。今觀薙室和

尚答梅坡詩有云：坐到忘言處，蕭然似舊時。正如鬧市裏颺碌塼，打著者方知。

橫川和尚示濵侍者偈，為舟絕海藏主題。

宗師家得處諦當，見處明白，凡出語言，皆從本有發現，初無意於工拙，故能絕義路忘情，謂弗容湊泊，近世尊宿若橫川和尚是也。或謂師拈提贊示，必岩聳嶽立，務特起以映古，必與務全是起心作意，安契直指之道？是重誣於師也。舟藏主以其示濵侍者五偈請題，因贅鄙見于後云。

伯淵深法師心經義鏡

予觀潛溪法師所著心經義鏡，文辭簡要，略諸師之詳，詳諸師之略，折衷眾說，覈歸至理。若引菩提資糧論，證智攝餘度，尤為切當。誠使學者一觀，如揭明鏡，萬象昭然，題為義鏡，不亦宜乎？亦猶吾宗永明和尚，折衷諸宗，而曰宗鏡者焉。是書之行，於宗教豈小補哉？雖然，其中有一字不曾道著，且道是甚麼字？諸方具擇法眼者，試請指出。

危內翰宋太史送哲用明律師序後

諸宗學者，咸以律為先務。弘律之師，豈易為哉。法入此土，可宗者北臺、南山、靈芝數人而已。律之學難能，又較然矣。用明解行高，吳越之人尊為宗師。危內翰素、宋太史濂序以稱美，殆亦宜乎。太史精於佛理，條陳律學源委尤詳。斯文既傳，柳柳州送濬師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用明赴開原戒壇，師範始識荊，因獲觀二文，故題其後云。

瓊禪人書雲峰小參語後

妙喜老祖在湛堂會中，持茅書雲峰語以自警。湛堂曰：此子他日必任重致遠。已而一住鄧峰，兩坐徑塢，法雨大施，奔走天下，奇衲悅服，名公巨儒道契宸衷，中興臨濟。噫！湛堂識見何其明且驗歟？其猶蕭何識韓信、曾開識葉顒也。今時叢林下衰雛道人終日游譚無根，詎肯如妙喜為眾結緣乎？書古語自警乎？余愛瓊禪人有慕古人之志，故為識于左方。

束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金剛般若，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尚超恒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況書寫受持讀誦者乎。吳門伊蒲塞束，本日持誦已久，茲復書寫，深信般若可知矣。觀者謂必為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問取兜率慈氏。

題溫日觀書大慧語寧謐中所藏

嘗讀首楞嚴經，至殺彼身命，或食其肉，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為高下，不覺毛髮俱竦。今觀妙喜老祖之詞有云：輪迴近，改頭換面，只在霎時中。信乎佛祖同一舌頭，同一慈愍，末世眾生但嗜其味，不顧酬償輪轉之苦，恣行殺戮，非但自暴自棄，甘受惡報，其孤佛祖之心多矣。日觀書之以示人，謐中藏之，時以展玩，得非能契佛祖之心乎？余獲拜觀，故書其後，以識歲月。

題血書楞嚴經後胡本澄請

練川王福源，平昔發心刺血，書首楞嚴經，至第八卷而亡。其友胡本澄為續書完，復來雙江，永懷再拜，請識其後。噫！張方平前身書楞伽未了，再生續書，酬本願也。今王福源書楞嚴未了而亡，其友胡本澄續書，而福源不勞再生而了其願，即於此身便成真脫矣。本澄實可謂福源知心友也。若挂劍墓樹，安可同日語哉？

題血書法華經

練川諸正智刺血為墨，書寫妙法華經既完，載拜請題其後，因謂曰：經中有云：藥王菩薩與二萬菩薩，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善哉居士！乃是二萬數中菩薩，乘願力而再來者也。不然，何以能於末法之中，起大忍力，不惜身命，刺血為墨，書寫此經者耶？雖然，未下金針，未舉毛錐之前，此經元自具足。若向點畫已形之後，而見此經，劒去久矣。

題東山觀主克承傳後

東山觀主終後，其孫景安得　太子少師姚公為作傳，仍以師所述淨土經像讚墨跡連于後，裝潢成卷。其意欲人觀其傳知吾祖之行業，觀其讚知傳之言不虛，復來請題其後。余覽傳讚，信乎觀主有其言而有其行，非尋常學語之流可比，得非是蓮花國中菩薩乘願力而來，化引迷流同生淨土歟？不然，何行解卓越纔三十二歲而遂長往乎？於戲！法運衰替，僧多汎濫，求如承師者難得，傳謂近世一人，豈過褒哉？故不辭，為書如左方。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沙門者，貴在明佛心宗，行解相應。近世為沙門，或有行無解，或有解無行，或行解俱無，間有行解兼全，渠能明佛心宗者乎？若夫有行有解而能明佛心宗，中吳慧無盡藏主其人歟？無盡戒撿冰清，禪誦勤勇，刺血書諸大乘經，攻苦敷淡，備行三寶中事，孜孜弗懈，豈非有行乎？學教觀於古庭，聽楞嚴於融室，皆有所入，豈非有解乎？又從行翁於虎丘，究別傳之旨，豈非明佛心宗乎？是三者，出世大丈夫事，無盡既兼而有之，其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固宜然矣。若示身火聚，乃遊戲三昧，灰燼出舍利，乃行之顯驗，豈為異哉？蘧菴法師狀其行，吾佛幻法兄銘其塔，誠與蔡邕作郭林宗碑銘無異也。稗沙門觀之，得不其顙有泚？

題故女居士張氏悼偈卷後

心之靈妙，不可思議。貫三際而包十虛，含百界而攝萬有。頭頭處處，莫不全彰。剎剎塵塵，何曾有間。世出世間之法，離心之外，豈別有一絲毫可得哉。吳門王本道居士，以其室張氏本寧終後，諸方知識悼偈卷，請著語于後。余遂徧觀，若張氏平昔所行，終後光明發揚亦盡矣。惟其拭經綿現佛像，鐙燄現瑞相，謂是誠信所感則不然。若是，則心外有法矣。余故證以小偈：頭頭不間，處處非差。心外無法，觜佛燈花。本道閱大藏，究心學，其於佛理應已洞明，當視此以為如何。

薙室、西菴、梅洲、蒲室四尊宿墨蹟

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故宗師家得處親切，見處明白，發為文章、詩詞、偈頌，至於戲笑、怒罵、咄嗟、棒喝，無非揭示向上一著，誘接來學，豈有他哉？四、尊宿遺墨，今中吳萬壽住持象初璿公寶而藏之在此也。凡展卷者，亦當如

是而觀。若祇重其語句合作，字畫得體，正如盲者摸象，但逐其頭、尾、耳、牙、鼻、足而已，安能識象之全體也哉？

血書華嚴經

經云：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且道如何是法？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是法耶？雲臺寶網自然出聲是法耶？五十三知識為善財所說是法耶？若是靈利衲僧，便能直下領略，則知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不是法，雲臺寶網自然出聲不是法，五十三知識為善財所說不是法。既皆不是法，且畢竟喚甚麼是法？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中吳利濟比丘聞韶，嘗典藏靈谷，發心刺血，書華嚴大經，用報父母劬勞之恩。余因獲觀，遂為書于卷末。

血書法華經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中吳清信士顧福敬誓，誦妙法華一萬部，復刺指血，書寫此經。且道是是真精進，非是真精進？是是名真法，非是名真法？須知真精進真法，在未啟口未舉筆之先，洞然明白。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向聲音字畫求之，鷂子已過新羅矣。蘧菴、一雨、一菴諸尊宿，聲偈以讚，在于別卷，盡是畫蛇添足。徑山恁麼批判，在裏許不在裏許，也是洋瀾左蠡。

小佛事

淨上座葢棺。一念心清淨，則生死永絕。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函葢乾坤句，總不勞拈出。
月維那新上座。火綱維已經歲月，不是新入叢林死生大事。苟或未明，且聽火燄為汝說法。
淨上座火。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出生入死，如火燒冰。
茂知客火，未悟客塵煩惱幟。茂既了一真，廓清宇宙，直得死、柴頭火燄。揚真吼。
達性空首座火。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直下了達，生死無礙。
性空真火，性火真空，蟭螟吞却須彌峰。
澄藏主火。颺下柴瓣，剎海波澄。了知無佛無祖，誰云有死有生？
泥揑金剛雲裏走，筆描菩薩火中行。
江心澤中洲茶。見了幻而悟無生是第二機，向江心而啟密室是第三首。且作麼生是第一機？鞏縣茶瓶二箇觜。

前慧日祺，曇石鎖龕。稽留峰前，親見了幻。左眼八兩，慧日堂上。握黑竹篦，右眼半斤。打破生死關，坐斷涅槃路。紫皇按前五色麟，等閑掣斷黃金鎖。

前僧錄司左善世蘧菴和尚茶。轉無上法輪於吳中，如日當午，罄無側影；提毗盧正印於輦下，猶風吹水，自然成紋。鎔凡鍛聖，只在剎那；入死超生，如同遊戲。大眾！還知蘧菴和尚平生妙用處麼？縱橫手面與人別，拈出蒿湯便是茶。

堂司庫行者淨守火。碓坊舂米，是生死岸頭事。廊下報眾，是生死岸頭事。作麼生出得生死二繇？一有一亦莫守，火裏鶺鴒開笑口。

南石和尚語錄卷四(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